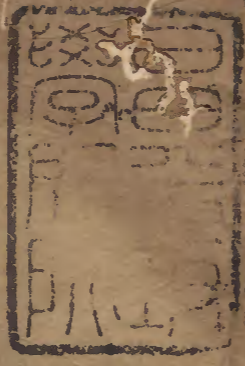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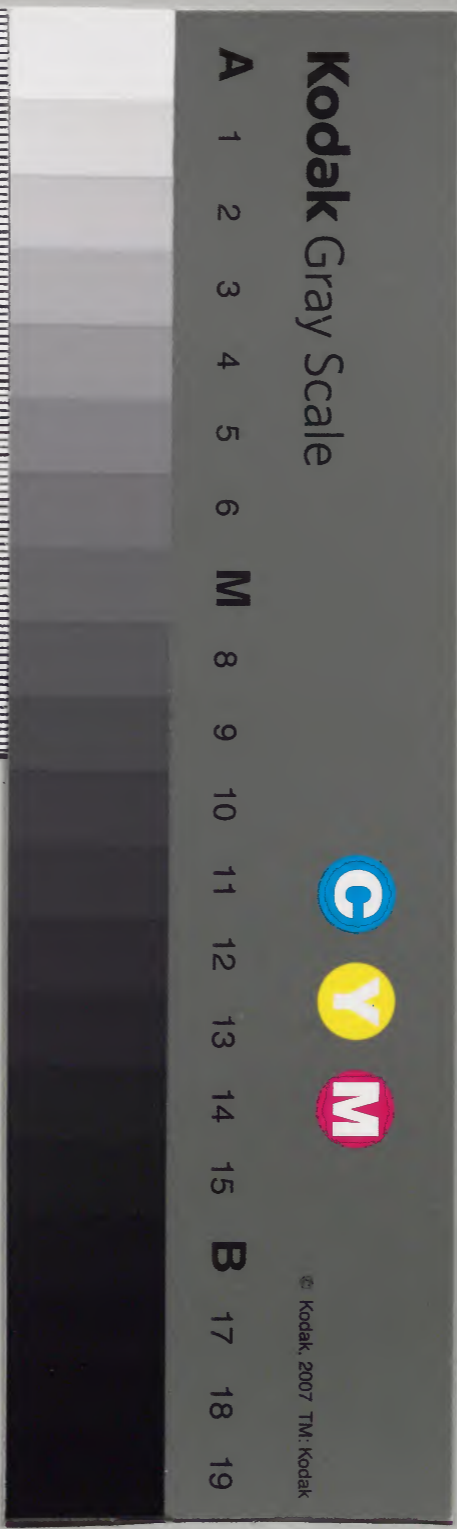


經世實用編

廿六之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8
冊數	10 (10)
函號	294 21



三昧經世實用編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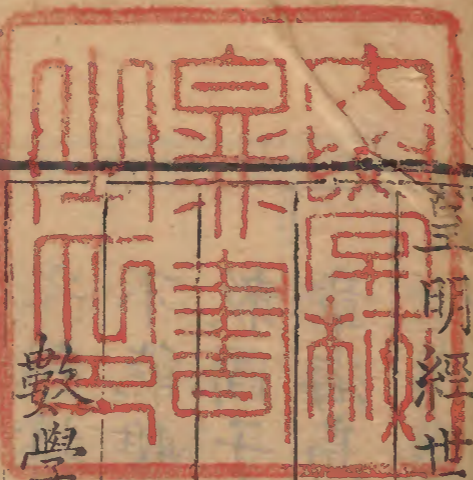
貞集七

馮應京纂

新安戴任校正

黃梅瞿九思編次

淺草文庫



數學

數之為字從攴音朴諧婁郡羽切攴小擊也婁空也蓋理漠

然空虛而已聖人冥契斯理而欲以開物成務推往知

來則命之數而理斯彰布之算而數斯得故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至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

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諸記載數名不一若毫忽至于

斗石絲縷至于丈匹蓋權衡量度之分名也又謂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推之曰方曰正曰閏曰載之類莫能悉

紀其分其析總生一歸一。是為太空之定算也而總歸之乎一皆太空中自然

流衍之妙莫可思憶天地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皆是物也

高皇帝初設科尚試算數其後也世重文詞士專帖括握算不知縱橫者有之是構無用以為用而厭薄九九也嘗試取九數潛心焉田疇界域方田御之交質變易粟布御之貴賤廩稅衰分御之積累方圓少廣御之功程積實商功御之遠近勞費均輸御之隱雜互見盈胸御之雜揉正負方程御之高深廣遠勾股御之蓋愚者所不能離而智者所不能盡是烏可厭薄者乎周官保氏教國子尚矣唐設算學博士孫子五曹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筭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

定位十二字訣

乘從每下得術

術者乃法首位每下該得之名也從實上原首位一起往後順數至法首位每數則止於下位得法首位每該之名是錢呼錢是石呼石是兩呼兩是上呼上十百千萬已下釐毫合勺回向前數則陞依數呼之

歸從法前得令

令者斤兩貫箇石等類亦從實上原首位一起實多法少往後順數至法首位之數則止轉向前一位得令往後逐位陞之合得實少法多亦從實上原首位數起往後逐位陞數至法首位之數則止再進前一位得令回則往後降小

分法懸空定位歌

單二十三萬四千四百奇單指法二指實千五萬六更無疑上二位餘位萬七千八百萬八千九百九十九上二位餘位時知

假如銀二千錢四分欲均分一千三百軍則人為法銀為實逢千五數從二錢上逆數第五位為錢却順數

下分釐毫絲忽微纖沙塵用歸除分各人得一毫八絲四忽六微一纖五沙隔位不盡五若算盤實前行少則周圍從上折回定之

九九合數 乘除加減皆呼此數呼小數在上大數在下為小念大也

一一如一

一二如二。二二為四

一三如三。二三為六。三三為九

一四如四。二四為八。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

一五如五。二五得一十。三五一十五。四五當二十。五五

二十五

一六如六。二六一十二。三六一十八。四六二十四。五六

當三十。六六三十六

一七如七。二七一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五七

三十五。六七四十二。七七四十九

一八如八。二八一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

當四十。六八四十八。七八五十六。八八六十四

一九如九。二九一十八。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五九

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

十一。

九歸歌 呼大數在上小數在下為大念小也

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

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十

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進一十。

四一二十二。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四進一十。

五一倍作二。五二倍作四。五三倍作六。五四倍作八。逢

五進一十。

六一下加四。六二三十二。六三添作五。六四六十四。六五八十二。逢六進一十。

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十二。七四五十五。七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逢七進一十。

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四添作五。八五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七八十六。逢八進一十。

九歸隨身下。逢九進一十。

因法歌

合數九因須記熟。起手先從末位推。言十就身如隔位。若要還原用九歸。

。留頭乘法歌

單位謂之因位數多謂之乘舊有破頭乘掉尾乘隔位乘俱不如留頭乘妙

下乘之法此為真。起至先將得二因三四五來乘過。却將本位破其身。

乘除歌

算中若要識乘除。異名為乘同名除。銀見銀則除法或遇共銀買共物。名為分法。是歸除。

歸除歌

惟有歸除法最高。將身歸了次除之。除數有多逢一遍。却呼次位法除宜。有歸若是無除數。起一還將原數施。或遇本歸歸不得。撞歸之法莫教遲。見一無除作九一至

加法歌

凡乘法遇法首位有一數者用此亦從末位

加法仍從下位先。如因位數或多焉。十歸本位零居次。一外添如法更玄。

減法歌

凡歸除過法首位有一數者用此。用加法還原。一名定身除法。約存原本之數而除之。故謂之減。

減法須知先定身。得其身數始為真。法中有一何曾用。身外除零妙入神。

商除歌

商除者商量而除之。如定商太過。則總數不足。而無除定商不及。則總數有餘。務要酌量。方除。

數中有術號商除。商總分排兩位推。惟有開方須用此。續商不盡命其餘。

假如今有軍士六百名。分糧三百九十四石二斗。問每名該若干。答曰六斗五升七合。

法 置糧米於盤中為實。軍士於右為法。初商

於左位。就以右相呼。除實。餘實。次

商。於左位。六之次。就以次商。對六相呼。除實。

餘實。再商。於左位。五之下。就以左。對

右。相呼。除實。恰盡。

約分歌 凡用除法多有畸零數之不盡。位數多者以法約之。則簡。蓋約以分子。通以分母也。如可

半者半之

數有參差不可齊。須憑約法命分之。法為分母實為子。不與差分一例推。

約分須分子母名。更相減損至同成。就把其同為法則。除來各數自無零。

解曰。數多為母。數少為子。子母之數兩列。互相減積。至同。就以此數為法。各以法除子母原數。却無畸零。

所謂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如人分銀以至數之不能

盡者亦有物之不可分者不能呼數必以法而約之
或有不可約者

假如今有物九十八除了四十二問約得若干

答曰七分之三

法 數多為母置母 九十內減去 二十餘 四十另置

子 四十減去 二十亦餘 二十為之 母相同就以 四十

為法除母是 七另以法除子是 三故曰七

分中除三餘倣此

乘分

假如今有一百九十八各支銀一兩十九分兩之一問

共該銀若干 答曰二百兩

法 置銀 兩以分母 九十通之加分子 一共得 二又以

人 九乘得 八百為實却以支銀 兩以分母 九十通之

得 兩為法除之 解題曰 每人即一兩五分二

課分

假如今有布二疋 九分用過一疋 六分問尚餘若

干 答曰一疋 十八分疋之七

法 置用過布 一疋以分母 六通之加分子 一共得 七

又以原布分母 九通之得 六十○另置原布 二以分

母 九通之加分子 五共得 三十又以用過布分母 六

通之得 三十減去前 三十餘 七十為實以二分

母 六相乘得 四十為法除之得 一餘實 二十法實皆

三約之

通分

算月編卷二十一 算集七 數學 七

通分者通以分母納以分子也夫數之有盡者不必通也若畸零之不盡者使不通之則何以置位而算之乎此通分之法所由立也假如四分兩之一者則二錢五分也此所謂數之有盡者也若三分兩之一者三錢三分三釐以至于三三之無窮此所謂數之不盡者也必須以分通之乃可算不然則畸零之不盡終無可置位矣

假如今有布四十五疋每疋價三分兩問共該銀若干

答曰三十兩

法 置布以分子二因之得九十為實却以分母三

為法歸之 解題曰三分兩之二即每疋六錢六分六釐而不能盡故用約分之法

假如今有米三分石每斗價銀七分二釐問共該若干

答曰四錢五分

法 置銀以分子二因之得一兩四分為實却以分母

三為法歸之

假如今有米六分石每斗價四分錢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錢五分

法 置分子石之二錢之三因之得六為實以分母六分相

乘得四兩為法除之

假如今有段四十五疋每疋價四兩三分兩問該銀若

干 答曰二百一十兩

法 置每疋價四兩以分母三因之得一兩十加入分子

二共得四兩以乘總段四十五得六兩百三為實以分母

三為法除之

假如今有豆九石六斗六分斗每石價銀二錢三分錢

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兩二錢五分 九分錢之五

法 先置每石價銀二錢以三因之得六加納子之一共

得錢七另置豆九石以六因之得五七加納子之四共

得五十以七錢因之得四十兩為實却以分母六分因

之得八十為法除之不盡之數一法實皆折半而命之

。差分歌 兼分意同

差分之法併來分。須要分數一分成。將此一分為之實。

以乘各數自均平。

異乘同除歌 此法雖易知其意至與或用先除後乘之法恐有時零不盡者則何由而用乘法乎此與同乘異除法互參之則易明矣

異乘同除法何如。物賣錢來作例推。先下原錢乘只物。

却將原物法除之。將錢買物互乘取。百兩千斤以類

算者留心能善用。一絲一忽不差池。

假如原有米五石八斗四升賣銀四兩三錢八分今只

有米一石七斗二升 問該銀若干 答曰一兩二

錢九分

法 置今有米以原賣銀乘之得七兩五錢三為實

却以原有米為法除之

一法先用除而後乘先置原價以原米為法除之得

每石價銀七錢五又為法以乘今米亦得

原有麥三斗五升磨麵二十五斤今欲用麵一百七十

同五斤 問該麥若干 答曰二石四斗五升

法 置原麥乘今用麵為實以磨麵為法除之

同乘異除歌

此法買寶石珍珠大小塊類價用此

同乘異除法可識。原物價相乘為實。今物除實求今價。今價除實求今物。

假如原有小珍珠五十顆重一兩價銀一十二兩今有大環珠三十顆重一兩問該銀若干 答曰二十兩

法 置原珠以原價乘得百六為實以今珠除之

異乘同乘法

假如原每人一日織錦八尺二寸五分今有五十六人共織二十七日用米若干 答曰一千二百四十七丈四尺

法 置人一乘日得一千五百再以日織乘之

異除同除法

假如今有客一十五人住一十二日共用米三石六斗問一客每日用米若干 答曰每日二升

法 置米為實○另五人乘二十得一百八為法除

實

同乘同除法

假如原有鵝八隻換雞二十隻每雞三十隻換鴨九十隻每鴨六十隻換羊二隻今却有羊五隻換鵝問該若干 答曰該鵝二十隻

法 用異乘同置原鵝八以乘原雞三十得二百四

又以原鴨六十乘之得一萬四千再以今有羊五乘

之得七萬二千為實○又用異除同以所換雞二十乘

換鴨九十再以所換羊二因之得三千六

為法除實

指曰法應一除一乘多有不盡之數今變法總乘為實總除為法此術極妙

問式氣首謝八隻雞雞二十隻每雞三十隻雞脚六十假同乘同斜去日織錦八尺二寸五分今有五十六

實編一十七日問編一十七日問編一十七日問編一十七日問
置米蒸實○民一五人乘二日計十
一容每日用米若干 答曰每日二升
今存零一十五入卦一十二日共取米三石六斗

九章

京按周公作算術九章章以音从十十數之終也九陽之老也十則變為一矣知此者其可以體化乎九章至勾股而止海島即勾股也今西泰利先生洞測重玄逆知千禩余學之未能姑錄統宗之要者為下學高矣云

方田章第一 萬有不齊者田畝之形折之使方者量田之法不論其田之曲凹尖圓必須裨補成方纔可折算畝數

丈量田地總歌二

古者量田較濶長全憑繩尺以牽量一形雖有一般法惟有方田法易詳若見喙斜并凹曲直須裨補取其方却將乘實為田積二四除之畝數彰

喬懋敬曰行弓之弊有所謂灑手法者初弓到地次

弓旋轉有所謂斜使者初弓正步漸漸入斜故必先牽繩索以取直厥後行弓以取方起止之處遇路除路遇堤除堤遇溪澗衝激之所量其勢之輕重多留一二尺以備傾決

方自乘之積步明直田長濶互相乘勾股圭梭乘折半圓田周徑折半乘周自乘之十二約徑自乘之七五乘周徑相乘四歸是碗田丘田同上乘環田內外周相併折半須將徑步乘梯斜兩頭相併折長乘便見積分時三廣倍中加二濶四歸得步以長乘弧矢弦長併矢步半之又用矢相乘牛角肩田長步併折半還將半徑乘二不等併東西步折半仍將濶步乘蛇船三濶同相併三歸得步以長乘四不等田分兩段一為勾股一斜形

田形不一須推類二四除之畝數明

丈量之法以五尺為一步每步自方五尺計積二十五尺也以五尺計之步下五寸為一分一寸為二釐積步問畝二四歸除畝問積步二四乘法

假如今有方田一坵長濶各五十步問積若干

答曰積二千五百步稅一畝四釐一毫六絲六忽

法置長以濶乘之得積二千五百為實以畝法二四除之

定位法先從原實首位數幾十起順下至幾步止下一位定法首十數逆數陞上至實首位合得二順下即是也餘皆倣此方田斜量則置斜弦自乘折半為實直田以濶乘長為實

假如勾股田股長六十步勾濶三十二步問積若干

答曰九百六十步

法 置股長以勾濶乘之得一千九百二十步折半得積圭即

三角也梭即二圭合一也其形乃直田之半故皆用

折半之法 圭有長有斜惟三角相傳者必正六面七弦求徑六因七歸徑求弦七因六歸

假如圓田徑五十六步周一百六十八步問積步若干

答曰二千三百五十二步

半周半徑求積法 徑折二十八步相乘得積

周求積法 周自乘得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步乃十箇圓田積故用十二除之得一箇圓田積

徑求積法 徑自乘得三千一百三十六步用七五乘得積蓋方田四分之三也將自乘數三因

四歸亦得

周徑求積法 以周乘徑即與前徑自乘以三因數同仍用四歸得積

半周求積法 以半周自乘得七千零五十六步如三箇圓田積用三歸之得一個圓田積

半徑求積法 以半徑自乘得七百八十四步如方田積四分之三即圓三分之一用三因之

積得圓 以上六法皆合周三徑一後二術俱有不盡

徽術 周求徑以五十因周用一百五十七除之得徑

密術 周求徑以七因周用二十三除之得徑

碗田立田圓形全圖田法

假如環田內周六十二步 外周一百一十三步

二分步 徑十二步 三分步 問該積若干

答曰四畝六分五釐四分步之一

法 併內外周共一百七十五步以內周之 三乘外

周 二分得六分 〇 另以外周之一 乘內周四分得四併之得

十却以分母 四分 相乘得八為法除 十分 得 一分五釐 併

前共得 步一百七十六釐 折半得 八十八釐 為實却以

寶曆... 貞集七... 後集

徑十二步分母三通之加分子二共三十三為法乘之
得三千三百四十一又以分母三除之得一百一十一
八步七分五釐又以分母三除之得步六分二釐
五以畝法除之得分四畝六釐不盡步下二分五釐以法約之
得四分步

假如梯田上廣二十步下廣三十步中長四十五步問
積若干 答曰一千一百二十五步

法 置上二廣併之得五十折半得二十五以中長四

五乘之得積 一法併二廣以乘長折半亦得

二不等田同斜田形似法同如借西北之角斜而倒
湊東南之角直其田形原有定界不能變移算中折
法似湊方直之理

假如三廣田南廣二十六步北廣五十四步中廣一十
八步正長八十六步問積若干

答曰二千四百九十四步

法 倍中廣併南北二廣共一百一十六以四歸之得二

九以長乘之得積

又法併南北二廣折半得四十加中廣共五十八以長

乘得四千九百折半得積

按三廣田乃二段梯田之併必其三廣相去俱停乃
可以三廣法算或上段長下段短或下段長上段短
並不可用三廣法當以二梯算而併之乃為無弊
又按鼓田杖鼓田又有箭筈箭翎田亦要三廣相去
俱停可用三廣法若不停者亦只以二梯或二斜算
而併之

實月編卷二十六
假如弧矢田弦長四十步矢濶八步問積步若干

答曰一百九十二步

法 置弦矢相併得^{四十步}折半得^{二十步}又以矢^{八步}乘之得積

一法以弦矢相乘另以矢目乘併之折半亦得

弧矢是細半个圓田弦長矢短數虛不准

覆月田是平半圓田數實無差今無異法

攬形田如二弧矢合^一置長如弧弦以半濶如矢併^{之折半以半矢乘即一弧矢}

倍之得攬

假如牛角田外灣二十步內灣十五步徑八步問積若干

答曰七十步

法 置二長相併得^{三十五步}折半得^{一十七步五分}以廣折半

得^{四步}乘之得積

又法以中長^{一十七步五分}用半廣乘之得積

眉田乃兩牛角合也法同

假如四不等田一坵截作三段量之一段直田長四十

步濶二十八步南邊勾股一段股長三十二步勾濶

十步東邊勾股一段股長四十步勾濶四步問共積

若干 答曰三共積一千三百六十步

法 先置直田長以濶乘之得直積^{一千一百二十步}○又

置南股以勾乘之折半得積^{一百六十步}○再置東股以

勾乘之折半得積^{八十三步}三共併積^{一千三百六十步}此截法

比古法分兩段者更准但遇歪斜不等必有斜步豈

可作正步相乘若截之庶無悞矣

程大位曰凡量田地如蛇碗丘扇輞盆瓜磬敲側者
形狀極多數無準則若平地無碍者或作幾段定形
立法只以勾股圭梭梯斜弧矢牛角之類截而量之
或併或減以求實積倘遇基地有房屋者難用此法
必須取其方直或借別地以湊方直算積內減除還
則形可窮而數可盡也○凡量田地切勿以周圍步
數算而計積今舉方直二形校之其方田每面三步
計積九步其直田長四步濶二步計積八步論周圍
俱一十二步二者小數校之而差一步况于大者乎
蓋方者內藏一步而無周直者外周多而無藏隱
假如錢田外周二十七步徑三步內錢眼方周一十二
步問該積若干 答曰五十一步四分步之三即七分五釐

置外周自乘得七百二十九步以圓法二十除之得
六十步零七分五釐以減內方周自乘得一百四十四步以方周法六十

除之得內方積九步餘積五十一步
此吳信民以方周折角連根算是也馬傑用束法
算作四十四步七分五釐誤矣束積皆論箇論隻
之物無零乃當除根也

粟布章第二

粟米也布錢也以粟稻等率求米之精細
以斛斗求糧之多寡以丈尺求帛之長短

以斤兩求物之輕重以御變易

粟布歌三

穀為糙米要須知。法實分明莫亂題。米為實數穀為法。
以法除之更不疑。若言糙米為白米。糙法白實以除之。
要將易換貴求賤。乘來除去不差池。

煎銷折耗問幾成。原數低銀作法行。煎的白銀為實數。
依法歸除成色名。

成色折白銀異名為之乘。荒金問赤白銀折成色同名。
歸除行。赤金問荒金亦如之

諸數率數。比若粟換稻置粟以稻率乘之為實以粟
率為法除之得稻今率不一
粟率五十 稻率六十 糲率三十 糲餈七十 糲米二十

御米二十一御節二十四 稗節 大麵各五十四 小麵十三

繫米二十四 豉六十 麻麥苜各四十五

度數 所以別長短之法也漢書以分寸尺丈引為五

丈十尺寸十分分十分釐十毫毫十絲絲十忽忽十微 今無

定端今亦不一引十丈

量數 所以別多寡之法也漢書以龠合升斗斛為五

石十斗斗十升升合十勺勺十抄抄十撮撮十圭圭六粟粟即一粒之

斛或一石斗或二石升或五升斗或六升庚十六秉斛 粟也

衡數 所以別輕重之法也漢書以銖兩斤鈞石為五

斤十六兩二十銖十紫十黍曰黍黍禾方得秤原十五

十斤或鈞二斤又曰石四鈞引二斤二百

○今兩之下惟用錢分釐毫絲忽

諸物輕重數 謂長濶高每方各一寸也

金重十六兩銀重十四兩玉重十一兩鉛重九兩銅重七兩

鐵重六兩青石重三兩

錢鈔名數

錢鈔之法謂之文一文之上有十文十十為百文十百

文為千文千文為一貫五貫為一錠○一文之下亦有

分釐毫絲忽之數

今有穀八百六十八石五斗礬為糙米四百一十六石

八斗八升間每穀一石礬米若干

答曰糙米四斗八升

法置糙米為實以穀數為法除之

今有粳米三百二十四石每米一石五斗換糯米一石

問該糯米若干 答曰二百一十六石

法 置粳米為實以每石減五為法定身除之或用十五除亦得 還原或用加法或用乘法

今有芝蔴四百五十六石易換米豆只云芝蔴三斗換米五斗米五斗換豆七斗問米豆各若干

答曰米七百六十石 豆一千零六十四石

法 置蔴為實以三歸之得一百五十三石以米五斗因之得米○若換豆就以米用五歸之仍得一百五十二石以豆七

因之得豆

今有八色金五十兩用價銀二百兩今又換九色金四十兩問該銀若干 答曰銀一百八十兩

法 置九色金以九因之得赤金三十六兩以價因之得

七千二百兩為實另置八色金以八因之得赤金四十九兩

法除之

今有絹一端長五丈每尺價鈔二百四十文問鈔若干

答曰一十二貫

法 置絹為實以每尺價為法乘之

官糧帶耗歌

官糧帶耗在其中一石例加七升同要見正米減去七

隔位除之法更隆

今有官糧二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五升每正米一石帶耗米七升問正米耗米各若干

答曰正米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耗米一百八十石零九斗五升

法 置正耗糧為實以耗米併正米共一石。七升。為法

除之得正米二千五百八十五石為實以耗因之得耗米

若要見正耗共米隔位加七即得

盤量倉窖歌

方倉長用濶相乘。惟有圓倉周自行。各再以高乘見積。圍圓十二一中分。尖堆法用三十六。倚壁須分十八停。內角聚時如九一。外角三九甚分明。若還方窖兼圓窖。上下周方各自乘。乘了另將上乘下。併三為一更乘深。如三而一為方積。三十六兮圓積成。斛法却將除見數。一升一合數皆明。

古斛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為一石謂長一尺濶一尺高二尺五寸也

斛有大小尺有長短古之度量與今不同未有定則

若較今時斛法可將棹四張橫頭卧地以為井字樣

式內用今尺橫直各量一尺上下皆同四旁用物擠

住不動將米一石傾放內中。米上以平為度却用尺

量。高若干。定為斛法。除之得積米之數。此乃本處斛

別處斛斗大小不同但較一石大者多若干併石為

法除之。如斛斗小者就以不足之數除之即得彼

處之積也

今有方倉方一十五尺高一十五尺問積米若干

答曰一千三百五十石

法 置方自乘得二百二十五尺再以高乘之得三千三百七十五尺

為實以斛法除之

乘法定位從實首原數順數降下至尺止下一位得

術定法首是十逆上逐位陞之即得千數為實。除

法定位先數原實千順降下至遇法首每石五寸尺遇
尺即止前一位得令是石逆數陞上即得一千三百
餘做此

長倉將濶乘長再以高乘得積為實以斛法除之

圓倉置周自乘以高乘之以圓法二十除之得積以斛法
除之

其平地尖堆倚壁堆內角外角堆古法皆以量高而算

後樂氏不用其高假如平地尖堆只以下周十而取

一為高其倚壁堆乃尖堆之半以五除下周為高其

內角堆乃尖堆四分之一以二五除下周為高其外

角堆乃尖堆四分之三以七五除下周為高

一法圓倉等五條併率數斛法總算

解曰以圓率十二却用斛法二尺五寸乘得三十數

除之平地尖堆并圓窖俱併斛法九十尺二五乘二

倚壁堆併斛法四十五尺二五乘十八而得

內角堆併斛法二十二尺五寸二五乘九而得

外角堆併斛法六十七尺五寸一五乘二十

今有方窖上方六尺下方八尺深一十二尺問積米若

干 答曰二百三十六石八斗

法 置上方自乘得三十六另置下方自乘得六十四又

以上方乘下方得四十八併三位共一百四十八以深乘之

得一千七百五十二為實以斛法除之

圓窖率三十六除之餘同

今有船倉南頭面廣六尺腰廣六尺五寸底廣五尺北

頭面廣七尺腰廣七尺五寸底廣六尺深二尺四寸
長九尺問積米若干 答曰五十六石一斗六升

法 以南頭腰廣倍之併入面廣底廣共四尺以四

除之得六尺○另以北頭腰廣倍之併入面廣底廣共

二尺以四除之得七尺併二數共一十三尺折半得六尺五寸以

深二尺四寸乘得一十五尺六寸以長乘得一十四尺○四寸為實以斛

法除之

今有蘆席二領長濶相同先以席一領作圓較之盛米

二石五斗問席二領為一圓盛米若干

答曰盛米十石

法 置席自乘得四領為實以較因米為法乘之三四

五六七領俱倣前例自乘再以較數乘之

今有米二十二石五斗欲用席圍盛之先以一席作圓

較數盛米二石五斗問該用席若干 答曰三領

法 置總米為實以較米為法除之得九領又為實以

平方開之

論曰席求盛米法予以席一領且如長四尺作一圓

較之四面各方一尺也若二領共長八尺作一大圓

是每面方有二尺以每面計小圓二箇共該四小圓

故以二席自乘得四却以一小圓米數乘之是也餘

倣此

各處鹽場散堆量筭引法歌 每方一尺積鹽四十斤

長濶相乘共一遭已乘之數又乘高每方四十乘斤總

三百斤婦即引包

今有鹽一堆長一丈五尺濶一丈二尺高六尺五寸問該斤引各若干

答曰四萬六千八百斤 一百五十六引

法 置長以濶乘之得一百八尺 又以高乘之得一千

七十尺 又以每尺四十斤 乘之得鹽重四萬六千為實以

每引三百斤 為法除之得十六引 若問包以包數除之

衡法斤秤歌

斤如求兩身加六減六留身兩見斤論銖三百八十四
六十四分為一斤二十四銖為一兩三十二兩一裏名
一称斤該一十五二称併之為一鈞四鈞之數為一石
又各一馱實為真二百整斤為一引兩下別有毫釐分
截兩為斤歌

一退六二五一兩退為六二五 二一二五二兩變為一二五 三一八七

五四二五五三一二五六三七五七四三七五八五九

五六二五十六二五十一六八七五十二七五十三八

一二五十四八七五十五九三七五

又截兩成斤歌

此謂斤下零兩疊積以求斤數

一退十五成斤以後同 二退十四三退十三四退十二五退

十一六退十七退九八退八九退七十退六十一退五

十二退四十三退三十四退二十五退一

嘗見算者遇斤下帶兩用法各不相同有將兩數化為一二五者又有將兩隔位疊數而除十六加斤者俱不合式難兼歸除予觀算盤梁之上二子為十梁之下五子共有十五兩論一斤該數十六而欠一兩

故曰一退十五以成一斤之數。此法極敏捷。餘皆倣此。

但貨物用稱者不拘法。實斤下有兩數。切不可隔位。必須挨斤之次。設若五斤十二兩。就以十二兩在五斤之下位。算盤梁之上。二子。梁之下。二子。即十二兩也。若兼歸除為法為實。就以十二兩本身梁之上。除去一子。餘七。另以下位加五。即為七五。然後用法乘除之。即不差也。○如除畢斤。下者有零數。必須從尾位起。用加六之法。逐位逆上。加之。至斤下止。切不可加於斤上。學者慎之。

今有金一十二斤半。問該兩若干。答曰二百兩。

法 此是斤求兩。置金為實。以六為法。加之。或用六十

乘法亦同。

定位只認原斤位。得十兩。依次求之。即得。

今有銀四百三十二兩。問該斤若干。答曰二十七斤。

法 此是兩求斤。置銀為實。以截兩法通之。或用十六兩除之。亦得。

定位只認十兩上。得斤。依次陞上。即得。

今有猪一口。因無大秤。以小秤稱之。不及原秤。重一斤十兩。又加秤。重一斤四兩八錢。稱得六十七斤。問

該公道正數若干。答曰實重一百廿斤九兩六錢。

法 置原秤。重六兩。又加秤。重八錢。共四十六錢。以共

稱猪。重七斤。乘之。得三千一百三十五斤六錢。為實。另以原秤。重十二

兩。為法。除之。得六。乃斤下虛數。

用加六法加得九兩六錢

今有銅一千零五十六銖問該斤兩若干

答曰二斤十二兩

法 此是銖求斤兩置銅一千〇為實以銖法三百

四除之得斤餘二百八十八銖另以四銖除之得二十

就物抽分歌

抽分法就物中抽脚價乘他都物求別用脚錢搭物價以其為法要除周除來便見脚之總餘者皆為主合留算者不須求別訣只將此法記心頭

今有絲四十三斤十二兩織絹每疋用絲一斤與織工

絲四兩問各該若干

答曰織成絹三十五疋 織工絲八斤十二兩

法 置絲三十四斤不動斤下二十二化為併共四十五

以織工絲四化為二乘之得三十五為實另將織

絹絲併織工絲共二十五斤為法除之得八斤却將十用

加六法加之為二十二共二十八斤十為織工絲以減總絲

餘為織絹絲三十五斤每疋用絲一斤即三十疋或以斤通

兩算畢通斤亦得

衰分章第三 衰者等也物之混者求其等而分之以物之多寡求之出稅以入戶等第求之差徭

賤高低者也

衰分歌

衰分法數不相平須要分教一分成將此一分為之實以乘各數自均平

法 各列置衰排列所求副併共若干為法以所分

物總乘未併者

是前列衰

各自為實以法除之

得問者可約

分之不盡者以法命之

一法置所分物為實併各衰為法除之

得一衰以乘各衰

合率差分

今有官田一頃三十八畝每畝科正米二斗今要七分

本色米三分折納細絲每米一石折絲一斤問各納

若干

答曰米一十九石三斗二升 絲八斤四兩四錢八分

法 置田數以正米乘得二十七石六斗置列二位○一位

以七乘得米數○一位以三乘得八石二升以石變斤

零二八得兩錢之數

今有軍二萬五千二百名共支米麥豆三色只云四人

支米三石七人支豆八石九人支麥五石問各該

干 答曰米一萬八千九百石 麥一萬四千石

豆二萬八千八百石

法 置軍數列三位○一位以三因得七萬五千以四

除得米一萬九千○一位以五因得一十二萬六千以九除

得麥一萬四千○一位以八因得二千六百以七除得

二萬八千八百石

今有官米七十三石二斗今三等入戶出之上等二十

五戶每戶五分中等四十戶每戶三分下等六十戶

每戶一分問各等戶米若干

答曰上等每戶一石二斗 共三十石

中等每戶七斗二升 共二十八石八斗

下等每戶二斗四升 共一十四石四斗

法 置總米為實另置上等五因得一百一十五中等三

因得一百二十下等得十六三共併得三百一十五為法除之得二

升四是下等一戶所出之數三因得七升斗是中等一戶

所出之數五因得二斗是上等一戶所出數各以戶

數乘之得各等共數

四六差分 如一等與二等共物十分。一等得六分。二等得四分。二等與三等共物。二等六分。三等四分。此分餘做

法 各以四為首用加五以求各衰○首位四○就

身加五得六又加五得九又加五得十三衰又加五

得二十衰○如位數多者各加五以生各衰做此

一法以首位為四用四歸六因以求各衰不如加五捷徑

二位者四併得十○三位者九併得十九○四位者

四六九一十併得三十二○五位者四六九一十三

三衰五分併得五十二各副併為法除十得一衰以

今有金四千兩令二等金戶四六納之問各該若干

答曰上等戶該二千四百兩 下戶該一千六百兩

法 置總金為實以六因得上戶以四因得下戶

今有米一千五百五十八石令甲乙丙三人四六納之

問各該若干 答曰甲七百三十八石 乙四百九

十二石 丙三百二十八石

法 置米為實列丙四乙副併共得十九為法除實

得八十為一差衰以乘各人衰數即出納數也

二八差分

法 置米為實列丙四乙副併共得十九為法除實

得八十為一差衰以乘各人衰數即出納數也

法 各以二為首用四因以求各衰○首位二○以
 四因得八○又四因得三十一○又四因得一百一十八○
 又四因得五百一十二○如位數多者各以四因生各衰
 一法以首為二用二歸八因以求各衰不如四因捷徑
 二位者八併得十○三位者二十八三共併得四十二
 ○四位者一百二十八四共併得一百一十二○五位者三百一十二
三百一十二五共併得六百一十二為法除實得一
 分衰數以乘各衰

三七差分

法 各以三為首就以三因或又三因再三因務求
 得宜為首衰却用三因以求各衰
 二位者首位七併得十三位者首位三就以三因得

九為丙衰○却以九用三歸七因得二十為乙衰○
 却以二十用三歸十因得九為甲衰○三位併得
九十○四位者首位三以三因得九又三因得二十
 為丁衰○却以二十用三歸七因得六為丙衰○
 却以六用三歸七因得四為乙衰○却以四
四十用三歸七因得十三為甲衰○併得五十四○
 五位者首位三以三因又三因再三因得八十為戊
 衰○却以戊衰用三歸七因得十一為丁衰○却
 以丁衰用三歸七因得四為丙衰○却以丙衰
 用三歸七因得二為乙衰○却以乙衰用三歸
七因得二為甲衰○併得四十一各以副併
 為法除實得一衰數以乘各衰如位數多者皆以三

因首位用三歸七因以求下位衰數
折半差分

法以所分物折半為衰○二位者二併得三○三位者三併得七○四位者四併得七○五位者五併得十三○六位者六併得十三○各副併為法除實

今有女子善織初日遲次日加倍第三日轉速倍增第四日又倍增織成絹六丈七尺五寸問各日織若干
答曰初日織四尺五寸次日織九尺

第三日織一丈八尺 第四日織三丈六尺

法置絹為實列四八併得五為法除實得初日織四尺倍之得次日數再倍得第三日又倍得第四日
遞減挨次差分

法置所分物挨次為衰各列置衰○三位者三併得六○四位者三併得十○五位者四併得二十○六位者四併得三十○各副併為法除實
今有金八兩一錢欲挨次造套鍾五箇問各重若干

答曰大號二兩七錢 二號二兩一錢六分 三號一兩六錢二分 四號一兩八分 五號五錢四分

法置金為實以二五副併得五衰為法除實
得五錢為五號重數自下而上各加四分

今有米二百四十石令甲乙丙丁戊五人分要將甲乙二人數與丙丁戊三人數同問各該若干

答曰甲六十四石 乙五十六石 丙四十八石 丁四十石 戊三十二石

法 置總米為實列 甲五 乙四 丙一 ○又併 甲五 乙四 得九

○又併 丙三 丁一 得六 減九 餘三 ○却於前五人哀內

各增 三 甲得八 乙得七 丙得六 丁得五 戊得四 副併

得 三 哀為法除實得 八 為一哀數以乘各人後增哀

數得各人所得數 戊起遞加八 數至甲止

或七人分者。要將甲乙丙三人數與丁戊己庚四人

數同者○又云三人分者要得甲得數與乙丙二人

所得數同者俱倣前法算之

今有金六十兩令甲乙丙三人依等遞差五兩問各若

干 答曰甲二十五兩 乙二十兩 丙一十五兩

法 置金 六十 內減差甲多丙 十 乙多丙 五 共 一十五

餘 四十 為實以三人為法除之得丙金 一十五 加 五 得

二十 為乙所得又加 五 為甲所得

今有俸糧三百零五石令五等官依品遞差十三石分

之。問各若干

答曰正一品八十七石 從一品七十四石

正二品六十一石 從二品四十八石

正三品三十五石

法 置五等於上。又列五等減一餘 四 以乘 五 得 二十

折半得 十一 為實以每等差 十三 乘之得 一百 以減總

糧 三百 ○餘 一百七 却以五等除之得 三十五 是第五

等正三品俸糧加 三十 是第四等從二品俸糧又加 三十

是正二品俸糧各品遞加 三十

今有官米二百六十五石令三等人戶出之上等二十

戶每戶多中等七斗。中等五十戶。每戶多下等五斗。下等一百一十戶。問每戶所出及逐等各若干。

答曰上等每戶二石四斗 共四十八石

中等每戶一石七斗 共八十五石

下等每戶一石二斗 共一百三十二石

法 置中等以每戶多下等^{五斗}因之得^{五石}又置上

等以每戶多中等^{七斗}多下等^{五斗}共^{一石二斗}乘之得^{四石}

併^二數共^{九石}以減總米餘^{二石}為實併三等戶

數共^{八石}為法除實得^{二石}是下等一戶所出數。加

斗^五得^{七石}是中等一戶所出數。又加斗^七得^{四石}是上

等一戶所出數。各以戶數乘之。

帶分母子差分

今有馬軍七人給褲布四十八尺步軍六人給襖布九

十二尺共給布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尺問各若干

答曰馬步軍各五千六百七十人 襖布八萬六千

九百四十尺 褲布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尺

法 置分母子互乘以^七乘^九得^六○又以

六^八乘^四得^三併之得^九為法置布^一

五^千却以^六相乘得^四而乘之得^五

四^十為實以法除之得軍數各^五以^四

乘又用^七歸得褲布又以^九乘軍數用^六歸得襖

布

今有昆仲三人小弟謂長兄曰我年紀比汝四分之三

次兄年紀比汝六分之五比我多八歲問三人歲數

各若干

答曰長兄九十六歲次兄八十歲小弟七十二歲

法置^{六分}之^{五分}以母^四互乘子^五得^{十二}為次兄

之差○又以母^六互乘子^三得^八為小弟之差○又

以母^六相乘得^四為長兄之差○另以^{十二}減去^八

餘^二為法○先置長兄差^四以^八歲乘之得^九

二為實以法^二除之得^六為長兄之歲○另以次

兄差^{十二}以^八歲乘之得^九為實以法^二除之得^八

為次兄之歲○另以小弟^八亦以^八歲乘之得^六

為實以法^二除之得^三為小弟歲數

互和減半差分

法以^一之^{三五}為陽位^二之^{四六}為陰位○三位者^三

七併得^五○四位者^六併得^二○五位者^七

併得^五○照位併而為法除實得首尾二人共數

於內減^多或^少數餘數折半得首尾數加^多或^少數

為首數

三位者互和首尾甲丙二人所得數折半得中乙數

四位者照前得首尾甲丁二人數○中有乙丙二人

不可折半却以甲多數用^三歸之得數加入丁內得

丙數又加入丙內得乙數

五位者照依前得首尾甲戊二人數○互和首尾數

折半得中丙數○又互和丙戊數折半得丁數○又

互和丙甲數折半得乙數○如位數多者皆以空位

取之併而為法除實得首尾數^{四位者用三歸之}

匿價差分歌

匿價分身法更奇。多乘高物以為實。得價減總餘又列。共物除餘低價知。低價添多為高價。各乘各物不差池。學者能知此般算。三四物價也相宜。

今有銀二千九百二十八兩共買綾一百五十疋羅三百疋絹四百五十疋只云綾疋價比羅疋價多四錢七分羅疋價比絹疋價多一兩三錢五分問三物疋價若干

答曰綾價每疋四兩三錢二分

羅價每疋三兩八錢五分

絹價每疋二兩五錢

法列羅以多絹價乘得四百零五兩又列綾以二項

多價共

錢一兩二分八乘得二百七十三兩併之得六百七十八兩減總銀

餘

二千二百五十兩為實併綾羅絹共九百為法除之得二

錢五為每疋絹價加多一兩三分得羅疋價又加多四錢

得綾疋價

貴賤差分歌

差分貴賤法尤精。高價先乘共物情。却用都錢減今數。餘留為實甚分明。別將二價也相減。用此餘錢為法行。除了先為低物價。自餘高價物方成。

今有米麥五百石共價銀四百零五兩七錢只云米每石價八錢六分麥每石價七錢二分五釐問米麥各若干

答曰米三百二十石 價銀二百七十五兩二錢

麥一百八十石 價銀一百三十兩零五錢

法 置^米以米價^{八錢}乘之得^{四百三}減去共價餘

^二錢^四為實以米價內減麥價錢^{一錢三}為法除之

得麥^{一百八}却以米麥^{五百}內減麥數餘^{三百二}為

米數各以原價乘之

今有銀五十五兩五錢共買銅錫鐵八萬三千零五十

兩只云銀價相倣每銀一錢買銅一百三十兩每銀

一錢買錫一百五十兩每銀一錢買鐵一百七十兩

問三色各若干 此為三色差分

答曰銅二萬四千七百兩 價銀一十九兩

錫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兩 價銀一十八兩五錢

鐵三萬零六百兩 價銀一十八兩

法 置總銀以三歸之得^{一萬一千五百}約錫為中以每錢

買^{一百五}乘得錫^{二萬七千七}於總物內減訖餘^五

^五兩^三另置總銀內減去^{一萬八}餘^七却以銅^一

^三兩^十乘之得^{四萬八}減去^{五萬五}餘^七為實另以

銅鐵數相減餘^四為法除實得鐵價^{八兩}又於^{三十}

減去^一兩^十餘^九兩^十為銅價各以每錢買數乘之

今有綾羅紗絹一百六十疋共價九十三兩綾每疋價

九錢羅每疋價七錢紗每疋價五錢絹每疋價三錢

問四色各若干 此為四色差分

答曰綾三十五疋 該銀三十一兩五錢

羅四十疋 該銀二十八兩

紗四十疋 該銀二十兩

絹四十五疋 該銀一十三兩五錢

法 先置 一百六十疋 以 四十疋 除之得 四十疋 就定中 羅二色

及價却於 一百六十疋 內減 羅 共 八十餘疋 又於共價

九十兩 內減去羅價 八十兩 紗價 二十餘兩 以貴賤差

分算之 ○置餘 八十疋 以綾價 九錢 乘之得 七十二兩 減去 十四

兩 餘 七兩 為實以綾價 九錢 減絹價 三錢 餘 六錢 為法除之

得 四十五疋 為絹數 ○却於 八十疋 內減絹 四十五疋 餘 三十五疋 為

綾各以原價乘之

訣 三色四色差分之法俱先定中等惟留首尾二色

以貴賤差分法算之不拘五六七八九色者倣此

仙人換影歌 又曰貴賤相和

貴賤相和換影仙 賤物互乘貴價錢 貴物互乘賤價比

相減餘為長法然先使總錢乘賤物後用總物乘賤

二數相減餘為實長法除之短法言貴物貴價各乘短

物價分明皆得全總內減貴餘為賤不遇知音不與傳

今有錢四千九百九十五文共買桃梨五千个只云錢

十一文買桃九个又錢四文買梨七个問桃梨各若

干

答曰桃三千二百八十五个 該錢四千零一十五文

梨一千七百一十五个 該錢九百八十文

法 列置 九個 七個 五個 九百九十五文 先以上 十

互乘中 七個 得 七十七 又以 四文 乘 九個 得 三十六 以少減多餘

四十 為長法 ○若求桃數價者以中下互乘置總錢

以 七個 乘得 三萬四千九百 另置總果以 四文 乘之得 二萬

以減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餘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五為實以長法四十

除之得三百六十為短法列二位○一位以九乘得桃

三千二百○一位以十一乘得桃價四千○一於總

內減桃數餘者即梨總價也

若求梨數價者却置總錢以力乘之○又置總果以

十一乘之○二數相減餘四十五○為實仍以長法十四

除之得二百四為短法列二位○一位以七乘得

梨數○一位以四乘得梨價求桃者以梨價求之

韓信點兵歌

孫子物不知總之法

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樹梅花廿一枝七子團圓正半月

除百零五便得知

今有物不知數只云三數剩二個五數剩三個七數剩

二個問共若干 答曰二十三個

法 列三五七維乘以三乘五得一十五又以七乘之

得一百五為滿法數列位○另以三乘五得一十五為七

數剩一之象○又以三乘七得二十一為五數剩一之

象○又以五乘七得三十五倍作七以三除之餘一故

用十七為二數剩一之象○其三數剩二者剩一下七

下一百其五數剩三者剩一下二十一剩二下四

其七數剩二者剩一下十五併之得二百三內減

去滿數○一百五又減一百五餘二十○維乘者四處顛倒

相乘也

少廣章第四 此章如田截縱之多益廣之少故曰少廣

以圓法除方實而求圓

開平方法認商歌

一百一十定無疑一千三十有零餘九千九九不離十
 一萬纔為一百推得商方除倍作廉次商名隅併廉除
 餘數續商隅又倍只依此法取空虛
 解曰平方者乃方面自乘之積也開者以求方面之
 數也一百一十定無疑者謂如積一百步可約方面
 十步已無疑矣一千三十有零餘者謂積一千步可
 約方面三十步有零也九千九九不離十者謂如積
 九千步約方面九十步自乘九九八千一也一萬纔
 為一百步自乘得一萬步也此言約初商之訣

法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各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

位至首常約實一下定一千百下定十實上商置第

一位得干若下位亦置上商干名曰方法與上商相呼

除實干若餘實干若乃以二乘方法法即倍得干若為廉法○

續商置第二位於上商之次得干若下法亦置續商干若

為隅法

於倍方之次共若干皆與續商相呼除實盡得平方

一面數○如不盡仍前再商之隅法者乃曲尺樣二

也或數不及以法命之

何謂之命若餘實干若不盡却以所商得平方數干若倍

之再添一箇共得干若便商得面方多一數也因此數

不及而為之命

平圓不盡數亦倣此○其立方立圓不同

若要還原如方田以面方自乘見積○若還原遇面

方下原有不盡數者以面方自乘併入不盡數見積
長濶相和歌 與減縱開平方法同

長濶相和不識情四因積步莫差爭和步自乘減去積
餘用開方差步名却將和步加差步折半當為長數成
要知濶步如何見長步減差濶便明。

今有直田積一千九百二十步長濶相和九十二步問
長濶各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濶三十二步

法 置田積以四因之得七千六百 ○另以和步自

乘得八千四百 減去因積餘七百八 為實以開平方

法除之得長濶相差八步加入和步九步共十步

折半得長內減差步八步餘得濶

又法名減縱開平方置田積為實以相和 於右為

減縱 ○上商三以減九步餘縱六步與上商三相呼

三六除實八百又呼二三除六餘實六十又以上商

三再減餘縱六十仍餘縱三十 ○次商二又減縱二

餘縱三與次商二相呼二三除實十六盡

若先問長者仍前布列 ○先商長十六減縱亦得

今有勾股田積九百六十步長濶相和九十二步問長

濶各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濶三十二步

法 置田積以八因之 或倍田積得七千六百 ○另

以和步自乘得八千四百 相減餘七百八 以平方開

之得長濶相差八步加入和步共一百二 折半得長

內減差步八步餘得濶

若以減縱開平方法算置積倍之得一千九百為實
以相和九步為減縱如前商之即得

長濶相差歌 與帶縱開平方法同

長濶相差要識情積數將來以四乘差步自乘加入積
開方得數以和名和步加差須折半此為長數更無零
以長減差便為濶學者留心仔細明

今有置田積一千九百二十步長濶相差二十八步問
長濶若干

答曰長六十步 濶三十二步

法 置積以四因之得七千六百○另以相差八步

自乘得七十四步加入積數共八千四百為實以開平

方法除之得長濶相和九十四步加入差步二十共一百一十四

步折半得長內減相差八步餘得濶

又法名帶縱開平方置田積一千九百為實以相差二十

步為帶縱列於右○上商十三於左○右位亦置十三加

於縱上共得五十八步皆與上商十三相呼三五除實一千

又呼三八除實四百餘實八十○另以下法初商十三

倍之得十六加差八十共得九十八步○次商二於左十三之

次○下法亦置二於倍方之次共九十皆與次商二

相呼二九除實八十恰盡得濶加差八十得長

如勾股田積長濶相差問答倍積用法同前

平圓法歌

平圓之法若求周十二乘積數可求求徑四因三而一
開平方法以除收

法 問外周者置積干若以圓法二十乘得干若為實以開

平方法除之得周○若要還原如圓田以外周自乘

又以二十除見積○若周下原有不盡數者以周自乘

併入不盡以二十除見積○問徑者置積干若以四因三

歸得干若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徑○其圓居方四

分之三故用四因三歸之○若要還原如圓田以徑

自乘併入不盡數以三因四歸之見積

若問周問徑遇有餘積不盡者依開平方法下命之

今有圓積五萬四千箇欲為平圓問徑若干

答曰徑二百六十八箇 五百三十七箇之一百七十六

法 置積數先以四因後用三歸之得七萬為實以

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二於左位○下法右位亦置

二為方法呼二除積萬○餘積三萬○就以右位

二倍之得四為廉法○次商十六於左○亦置十六於右

廉法四之次為隅法相呼四六除積二萬又呼六六

除積三千餘積四千○却以右位十六倍之併入廉法

共五百皆為廉法○又商八於左二十之次○右位亦

置八於廉法之次共五百二皆與上商八呼除先呼

五八除積四千又呼二八除積一百又呼八八除積六

餘積一百七不盡却將所商數倍之再加一得五

三十命之一百七○若於總內減去一百七加上五

三十便商得徑二百六也所謂不及故為之命

開平方通分法

今有積一千五百九十步六十四分 開平方一面若干

答曰三十九步

八分步之七

即八分七釐五毫

法置積

一千五百九十步

以分母

六十分

乘之加入分子一

共得

七十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一

以開平方法除之得面方

三百一十九

為實

○另以分母

六十分

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法除之得方面

九十三步

不盡七命之曰

八分步之七

今有方田一段面方四步

之一十八分步之十七

問弦積步各若干

干

答曰斜弦七步

方積二十四步五分

法置

四步

以分母

八十分

乘之加入分子

七十分

共得

九百一十九

為實

○另以分母

七十分

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方積

二十四步五分

為實

○另以分母

七十分

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斜弦七步

但方面下有零分數求積者倣此

方圓三稜總歌

方圓三稜求周數各減總一分明布十六乘方帶縱八

十二乘圓加縱六十八三稜添縱九俱用帶縱開方術

倍方不倍縱開除向愁外周不知數

還原束法歌

四方之束添八乘十六歸除數頗明圓束外周加六湊

乘來十二法除清三角加九乘周數十八歸除不差爭

各要臨時添一數

即中

束積推詳數可成

今有方箭八十一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二根

法 此是八箇 置方箭減去中心 根餘八十 以六十

乘之得 一千二百 為實於中位以八為縱列於右位

用帶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 十三 於左位○下法亦

置 十三 於右縱八之上共 三十八 左右對呼三三除實 九百

○又左 三 對右 八 呼三八除 四百 ○就以下法初商

十三 倍作 十六 不倍縱○次商 二 於左初商 十三 之次○下

法亦置 十二 於倍方之次共得 十七 ○左 二 對右 七 呼二

七除實 一百 恰盡

今有方箭一束外周三十二根問總積若干

答曰八十一根

法 置外周於左○亦置 三十 於右加內周 八 共 三十八

相乘得 一千二百 為實以方束法 六十 除之得 十八 加上中

心 一 共得 八十一 根

凡方物乃是八箇周中包一以八歸外周即知層

數也 自內之外每層加八

今有圓箭一百二十七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六根

法 此是六箇 置圓箭減去中心 餘一百二 以

十二 乘之得 一千五百 為實於中以縱 六 列於右用帶

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 十三 於左○下法亦置 十三 於

右縱 六 之上共 三十 ○左右相呼三三除實 九百 又呼

三六除實 八十 ○就以右位初商 十三 倍作 六十 不倍縱

○次商 六 於初商 十三 之次○下法亦置 六 於倍方之

次共 七十 ○左 六 對右 七 呼六七除實 四十二 ○又左

六對右二呼二六除實二十恰盡

今有圓箭一束外周三十六根問總積若干

答曰一百二十七根

法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六共三十六

二相乘得一千五百為實以圓束法二十除之得一百二十七

六加中心

凡圓物乃是六箇周中包一六歸外周即知層數

七自內之外每層加六
七自外之內每層減六

今有三稜物九十一箇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三十六箇

法此是九箇置三稜物減去中心一箇餘九十以

八十乘之得一千六百為實○以九為縱列於右用帶

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下法亦置三十

右縱九之上共九十○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十○又

呼三九除實七十餘實四十○另以下法初商十三倍

作十六不倍縱共九十六○次商十六於左初商十三之次○

下法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五○以左六對右七

呼六七除實二十四○又左六對右五呼五六除實十三

恰盡

今有三稜物外周三十六箇問總積若干

答曰九十一箇

法曰置外周於左○亦置三十於右加內周九共三十九

五相乘得一千六百為實以束法八十除之得十九加中心

凡三稜物乃是九箇周中包一以九歸外周即知

層數也

自內之外每層加九
自外之內每層減九

假如方箭積六十四根問外周若干

答曰外周二十八根

法 此是雙層者

只以方箭積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

一面方

八根

却減去一根得七根以四因得外周

二十根

若前方箭積八十一根

乃是單層者

若只以方箭為實以

開平方法除之得一面方

九根

却減去一根得八根以

四因得外周

三十根

亦得

面方

八數為雙乃八八六十四也
九數為單乃九九八十一也

此法不論雙層單層皆可用捷徑無差

開立方法歌

自乘為平方
再乘為立方

自乘再乘除實積三因初商方另列次商遍乘名為廉

方法乘廉除次積次商自再乘名隅依數除積方了畢
初次三因又為方三因徧乘倣此的

認商歌

一千商十定無疑三萬纔為三十餘九千九萬不離十
百萬方為一百推

解曰謂如積一千步約商一十步又如積三萬就約
商三十步又如積九十九萬步就約商九十步如積
一百萬步可約商一百步乃自乘再乘之積而求原
數也此謂有實無法故曰約之

商一步

積一步起至七步止皆商一步

商二步

積八步起至二十六步止

商三步

積二十七步起至六十三步止

商四步 積六十四步 至一百二十四步

商五步 積一百二十五步 至二百一十五步

商六步 積二百一十六步 至三百四十二步

商七步 積三百四十三步 至五百一十一步

商八步 積五百一十二步 至七百二十八步

商九步 積七百二十九步 至九百九十九步

商一十步 積一千步 至七千步

商二十步 積八千步 至二萬六千步

商三十步 積二萬七千步 至六萬步

商四十步 積六萬四千步 至一十二萬

商五十步 積一十二萬五千步 至二十一萬

商六十步 積二十一萬六千步 至三十四萬

商七十步 積三十四萬三千步 至五十一萬

商八十步 積五十一萬二千步 至九十九萬

商九十步 積七十二萬九千步 至九十九萬

商一百步 積一百萬步 至七百萬步

已上皆言初商首位之積以所商自乘再乘之數
次商用法不同

法曰置積為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末自

位至首常約實千至九百餘萬俱定實上商置第一

位得若下法亦置初商若自乘再乘得若除實訖餘

實若却以三乘下法初商若得若為方法列位〇次

商置第一位於初商之次得若下法亦置次商若於

初商之次共得若就以此次商若遍乘得若為廉法再

以方法乘廉得干若除實訖餘實干若却以次商干若自乘
再乘得若干為隅法除實盡得立方面數○若有不
盡數仍前再商之或有不盡數以法命之何謂之命
若餘實若干不盡却以所商得立方數干若自乘得干若
又以三因之得干若另以所商得立方數干若用三因之
得干若再添一箇共得干若便商得多一立方數也因此不
及而為之命立圓法遇有不盡者亦倣此
若要還原以立方面自乘再乘見積○若還原遇立
方原有不盡數者以立方面自乘再乘併入不盡數
見積

立圓法歌

立圓問徑法何如十六乘積九歸除除此數當為實積

立方開見更何如立圓若問周圍數四十八乘積
乘為實積用開立即見周圍數不虛

法外周者置積干若以四十乘之得干若為實以開立
方法除之得周若要還原以周自乘再乘以四十除
之見積○問徑置積干若以六十乘之得干若又用九歸之
得干若為實以開立方方法除之得徑○若要還原以徑
自乘再乘以九因六十除之見積○周徑下原有不盡
者或周徑自乘再乘併入不盡數周以四十除○徑
以九因六十除之見積

若問周問徑遇有餘積不盡者依開立方下命之
米求倉窖盛貯歌

每石斛法二尺五寸

米求倉窖要知源斛法先除米數全若要圓倉乘十二

方窖三因米數狀三十六乘圓窖米各為實積定無編却用立方開見約方求長濶約為先圓數求周為約數各將約數自乘焉乘來為法除實積便見高深法更玄今有米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二斗欲為方倉盛之間長濶高各若干

答曰長二十八尺濶一十八尺高一十二尺

法置米數以斛法二尺五寸乘之得六千〇四為實以

開立方約之得濶八尺便約長八尺却以長濶相乘

得五百〇四為法除實得高

今有米七百零五石六斗欲作圓倉盛之間周圍及高各若干 答曰周四十二尺高一十二尺

法置米數以斛法乘之得一千七百〇六再以圓法二十

乘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八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周

自乘得一千七百〇六為法除實得高

今有米五百七十七石二斗欲作方窖盛之間上下方及深各若干

答曰上方九尺下方一十二尺深一十三尺

法置米數以斛法乘之得一千四百〇四又以三因之

得四十九為實以開立方約之得上方九尺便約下

方二尺却以上方自乘得一十八另以下方自乘得一百

四十四又以上方九尺乘下方一十二得一百〇八併三位共

三百三十三為法除實得深

今有米七十七石二斗欲作圓窖盛之間上下周及深若干 答曰上周一十四尺下周一十八尺深九尺

法 置米數以斛法乘之得一百九十三尺再以圓率六十三

乘之得六千九百四十八尺為實以開立方方法約之得上周十一

尺四便約下周八尺另以上周四尺自乘得一百九十六尺又

以下周八尺自乘得三百二十四尺又以上周四尺乘下周八尺得

二百五十二尺併三位共七百七十二尺為法除實得深

商功章第五 商量也量功用力之法也以堅壤之率求

以車担往來求程途負載之功

商功歌 即修築

商功須要門工程長濶相乘深又乘乘此數末以為實

每日工程為法行唯以築城別一樣上下將來折半平

高以乘之長又續以為城積甚分明五因其積三而一

此是堅求壤法行穿地田因為壤積法中仍用五歸成

穿地四尺 為壤五尺 為堅三尺 壤是虛土也 堅是實土也

穿地 求壤 因五 求堅 因三 皆四歸之

壤地 求穿 因四 求堅 因三 皆五歸之

堅地 求穿 因四 求壤 因五 皆三歸之

城垣堤溝求積併上下廣折半以高深乘之又以長乘

之得積

方臺求積上方自乘下方自乘另以上下方相乘併之

又以高乘再以三歸之 如方窖 蕩童 倍上長

加下長以上廣乘○又倍下長加上長以下廣乘

併二數以高乘又以六歸之

圓臺求積上周自乘下周自乘上下周相乘併之又以

高乘再用三十六除 如圓窖 圓錐 下周自乘

又以高乘再用三十六除如尖錐

方錐求積下方自乘以高乘之又三歸之如圭形上方

圓坵塿求積以周自乘又以高乘用十二除之如圓倉

圓柱

蕩芟倍下長加上長以廣乘之又以高乘用六歸之

如屋脊上斜下平

羨除併三廣以深乘之用六歸之上平下尖或倍上長

假如今有堅地積七千五百尺問穿地壤土各若干

答曰穿地一萬尺壤土一萬二千五百尺

法置地積以五因三歸之為壤土積另置壤積以

四因五歸之得穿地積

今有開河長七千五百五十尺上廣五十四尺下廣四

十尺深一十二尺每日工開三百尺問用工若干

答曰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四工

法併上下廣折半得四十七尺以深一十二尺乘之得五百六十二尺

又以長乘之得積四百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尺為實以每工三百尺

為法除之

今有穿渠上廣二丈四尺下廣二丈一尺深九尺長三

百八十四尺每用人夫一十二名日開積六百尺問

該人夫若干

答曰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名

法併兩廣共得四十五尺折半得二十二尺五寸以深九尺乘之

得二百零二尺五寸又以長乘之得七十七萬七千六百尺為積又以

人夫一十二名乘之得九百三十三萬一千二百尺為實却以六百尺為

法除之

今有開濠。上廣七尺。下廣九尺。深四尺。長一千八百尺。每人日穿一百四十四尺。今用人夫二百名。問幾日畢。答曰二日開畢。

法 併上下廣折半。得八尺。以深四尺乘之。得三十二尺。又以

長乘之。得五百七十六尺。為實。另置二百人。以每人一百四十四尺

乘之。得二萬八千。為法除之。

築臺歌

築臺丈尺要推詳。上長倍之加下長。上廣乘之別列位。另倍下長加上長。仍以下廣乘見數。二數共併積相當。原高乘併積為實。六歸實數積如常。

築堤歌

築堤之法最蹊蹺。東高倍之加西高。上下廣併乘折半。西高另倍加東高。上下廣併仍乘折。一折數併共相交。却用原長乘為實。五歸其實積無饒。

挑土計方歌

每一方長濶各一丈高一尺。開塘法全。

東西併折半。南北亦如斯。互乘為實位。深數再乘之。

今有田內開土挑泥填基。東六丈五尺。西七丈五尺。南八丈。北九丈。深二尺。問取泥該方數若干。

答曰一百一十九方。

法 置東六丈併西七丈共一十三丈。折半得七丈。又以南

八丈併北九丈共一十七丈。折半得八丈五尺。相乘得五十九丈。又以

深二尺乘之。

均輸章第六

均平也。輸送也。以戶數多寡道里遠近而求車數粟數。以粟數高下而求餼直。以錢

穀多少而
求備錢

均輸歌

均輸只要一般般。不許虧民及損官。勞費程途知遠近。
分毫依法要詳端。行道駕船皆一體。負挑車載重輕看。
今有銀二十二兩八錢。買黃白蠟各要均平。黃蠟每
三斤價銀四錢。白蠟每斤價銀五錢。問各若干。

答曰各三十六斤。黃蠟該銀四兩八錢。

白蠟該銀一十八兩。

法置總銀以黃蠟三斤乘之得六百八十四斤為實另置

黃蠟三斤以白蠟價五錢乘之併黃蠟價四錢共得一兩九錢為

法除之得黃白各三十六斤。就以白蠟六斤以每斤

五錢乘之得價八兩再置黃蠟六斤以價四錢乘之得一

四錢又以蠟三斤為法除之得價八兩

今有甲乙丙三人。以田多寡應當一年差役。甲田三十

五畝。乙田二十五畝。丙田二十畝。問各該值月若干。

答曰甲該五箇月零七日半。乙該三箇月二十二

日半。丙該三箇月。

法置一年計三百六十日為實併甲乙丙三人田共八十

為法除之每畝得值月五以乘各人田數

今有中式舉人一百名。第一名官給銀一百兩。自第二

名以下挨次各減五錢。問該銀若干。

答曰七千五百二十五兩。

法置一百名減去第一一名餘九十九名以五錢乘之得九十四

錢五以減一百兩餘五十五兩為第一一百名末名之數併入第

一給一百共一百五十五以乘一百得零五折半

今有錢一文日增一倍倍至三十日問該若干

答曰十億零七千三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廿四文

法置錢文以十度八因即得一度八因乃三日倍數十度八因乃三十

日一法以五度六十乘亦得一度六十乘乃六日倍數五度六十乘乃

三十日又法以三度三十乘得數自乘亦得三度三十乘得數自乘亦得十二乘

乃十五數自解曰十度者以八因十次五乘即三十日解曰度者以六十四乘五次餘倣此

今有人車不知其數凡三人共車二車空二人共車九

人步行問人車各若干

答曰一十五車三十九人

法置二以三乘之得六加九得車五又以二乘

車十得三加九得人數

今有圍兵二萬三千四百人以布圍之各相去五步今

圍內縮除一十六里九十步而止問圍兵各相去若

干 答曰四步七分五釐

法置兵數以五乘之得七十一萬另以六里以三

六十通之得五千七百加零九十共五千八百以減

上數餘一千一百五十步以圍兵二萬三為法除之

今有夏稅麥二百七十四石三限催徵初限五分六月

完中限三分半七月完末限一分半八月完問各限

該徵若干

答曰初限一百三十七石中限九十五石九斗

末限四十一石一斗

法列置麥數三位一位以五分乘為初限數二位以

半 ^{三分} 乘為中限數三位以 ^{一分} 乘為末限數

盈朒章第七 盈多也。朒少也。此假設有餘不足以求隱雜之數也。隱雜者不見之數也。顯者可見之數。故以顯者推隱雜者。如數人共買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不足。無可考寔。故以有餘不足求皆知之。

盈朒歌

算家欲知盈不足。兩家互乘併為物。併盈不足為人實。分率相減餘為法。法除物實為物價。法除人實人數目。

法 置所出率與盈不足 出率 × 盈率 以盈不足 出率 × 不足率

互乘所出率併之共 若為物實另併餘不足共 若為

人實置所出率相減餘 若為法除人實得人數除物

實得物價。又法併盈不足為人實以出率相減餘

為法除實得人數却以出率乘人數得 若減盈增不

足即得物價

若人分物者却是增盈減不足即得物數也

其盈朒互乘出率併為物實又併盈朒為人實

或併盈朒為人實俱出率相減餘為法也其理則一

作法之意也

今有人買物每人出銀五兩盈六兩每人出銀三兩不

足四兩問人物價各若干

答曰五人 物價銀一十九兩

法 先以出 ^五 互乘不足 ^四 得 ^{二十} 次以出 ^三 互乘

盈 ^六 得 ^{一十} 併二位共 ^{三十} 為物實另併盈 ^六 不足

^四 共 ^十 為人實却以出 ^五 內減出 ^三 餘 ^二 為法除人

實得 ^五 為人數除物實得 ^九 為物價

此是盈朒互乘出率併為實又併盈納為人實者

今有人分物。每人分一十二箇。盈一十二箇。每人分一十四箇。不足六箇。問人數及物若干。

答曰九人。物一百二十箇。

法 併盈二十不足六。共一十。為人實。以分四十。減分二十。

餘二為法。除人實得九。却以分四十。乘人數得二十。

箇內減去不足六箇。餘一十。是物數。

或置九以分一十。乘之得八。箇內增二十。亦得物數。

合問 此是併盈。胸為人實。出率相減。餘為法。除人實。得人數。以分率乘之。或增盈減不足。得物數。凡

分物。則用增盈減不足。若買物。則用減盈增不足。

兩盈兩不足歌

兩盈出率互相乘。多減少剩。是物情。兩盈相減。遺人實。出率相減。法之名。法除物情。是物價。法除人實。人數。攔

若問算中兩不足。與盈法例一般行。

今有人買牛。每人出銀五兩。不足四兩。每人出五兩。四

錢不足二兩。問人數。物價各若干。

答曰五人。物價銀二十九兩。

法 先以出五。互乘不足二。得十一兩。次以出四。錢互

乘不足四。得二十一錢。二數相減。餘一十一錢。為物實。另

以不足四。減不足二。餘二。為人實。又以出五。兩內減

出五。餘四。錢。為法。除物實。得物價。就以法四。除人實。得

人數。

今有井不知深。先將繩摺作三條入井。汲水。繩長四尺。

後將繩摺作四條入井。亦長一尺。問井深及繩長各

若干。

答曰井深八尺 繩長三丈六尺

法 兩盈置長^{四尺}。以^{三條}通之。得^{二尺十}。又置長^{一尺}。以^{四條}

通之得^{四尺}。各列置位。先以^{三條}互乘。得^{二尺十}。又以^{四條}

互乘。長^{一尺十}。得^{八尺十}。二數相減。餘^{三尺十}。為繩實。却以^{四條}

^{三條}相減。餘^{一尺}。為法。除繩實得繩長。另以前通兩盈

數相減。餘^{八尺}。為井實。仍法^一。除之得井深數

盈適足不足適足歌

盈與適足數相乘。乘數將來為物情。盈數自稱為人實。

二位各列要分明。出率相減餘為法。法除物實物價真。

法除人實為人數。不足適足一般行。

法 盈適足者置所出率于上。以盈與適足于下。或

以盈數互乘適足出率得^{干若}。為物實。另以盈數為人

實。又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人實得人。除物實得

一法。以盈數為人實。另以出率相減餘為法。除人實

得人數^{干若}。却以適足數乘之得物數。此捷徑

今有米換布七疋。多四斗。換九疋。適足。問米布價各若

干。答曰米一石八斗。布疋價米二斗

法置盈適足以多^{斗四}為實。另以^{九疋}減^{七疋}餘^{二疋}為法。除

實得疋價。米二斗。却以適足九疋乘之得總米

方程章第八 方。正也。程。數也。以諸物總併為問。去繁就簡為主。乃諸物繁冗。諸價錯雜。必須布置

行列。或損益加減同異。正負通互。遍乘。求其有等。以少減多。餘物為法。餘價者為實。法實相除。得一價。以推其餘。若繁雜甚者。次第求之。

二色方程歌
世人欲要識方程。物價俱為左右陳。右上法乘左中下。

次將左上右行乘中間相減餘為法。下位相減餘實情。法除實為右中價。得價須將右中乘。右下價內減去積。餘為實數甚分明。右上為法除下實。便為上價細推尋。今有馬三匹。牛二頭。共價銀一百一十四兩。又馬四匹。牛五頭。共價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問馬牛價各若干。答曰馬每匹價三十五兩。牛每頭價四兩五錢。法列所問數

右上馬_三為法。先乘中牛乘得八

下價_{一百一十四兩}得_四百五

左上馬_四為法。次乘中牛乘得_五十

下價_{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得_七百八

先以右行_三馬為法遍乘左行中_五牛得_五十

又以法乘左行下價_{一百一十四兩}得_七百八

行_四馬為法復遍乘右行中_二牛得_八減左行乘得_五十

餘_七為法又以上_四馬乘右下價_{一百一十四兩}得_四百五

減左行乘價_四百八_十錢餘_三十一_一錢為實以法_七除之

得牛_一頭價_五兩_四錢却以右行中_二牛乘之得_九兩以減右行

下價_{一百一十四兩}餘_五兩零為實以右行_三馬為法除之得

馬_一匹價_三兩_五錢

今有綾三尺。絹四尺。共價四錢八分。又綾七尺。絹二尺。

共價六錢八分。問綾絹各價若干

答曰綾每尺價八分。絹每尺價六分。法同前

三色方程歌

三色方程法更奇。物價三行左作基。左右互乘須減盡。

中下價餘左位宜又列二行仍乘減中中左中減無餘。
下餘為法價餘實法實相除下價知。

此三色方程已後內中或有正負同異加減者。正者正數

負者欠數

今有硯三箇墨五匣筆九枝共價八錢一分。又硯四箇墨六匣筆七枝共價八錢九分。又硯五箇墨七匣筆八枝共價一兩零六分。問硯墨筆各若干。

答曰硯每箇八分 墨每匣六分 筆每枝三分

法列所問數。

右硯三為法 先乘左中 墨五得十二 筆九得三十

價八錢一分得三兩二分

中硯四得二十 墨六得八十 筆七得二十

價九錢二分得二兩七分

左硯五得五十 墨七得二十 筆八得二十

價一兩零六分得三兩八分

先以右行硯三為法遍乘左二行得數却以中行

遍乘右行得數 墨得二十 筆得三十六 與中行對

減餘 墨二筆十五 另列右位又以左行 硯五 為法遍乘

右行得數 墨二十五 筆四十 與左行對減餘 墨四 筆二

十一價八 另列左位

右墨二筆五得十六 價五錢七分得二兩二分

左墨四筆一廿得二十 價八錢十分得一兩七分

以右行墨二為法遍乘左行價列左位復以左行墨為

法。遍乘右行。筆得數列右位。却以左右對減。盡餘得筆八枝。為法。又以餘價得數相減。餘五分錢。為實。以法

除實得筆價。每枝三分。就以筆價乘後右餘筆。五得錢四分

五分。以減右行。餘價五分錢。餘一分錢。以右行餘墨。二為法

除之。得墨價。每匣六分。於前右行原價八分內減原筆

九價。二錢七分。原墨五價。錢餘四分。為實。以前右原硯三

為法。除之。得硯價。每箇八分。

今有馬一匹。騾二匹。驢三匹。皆載四石二斗。至坡。皆不

能上。馬借騾一匹。騾借驢一匹。驢借馬一匹。方遇其

坡。問三等力各若干

答曰。馬二石四斗。騾一石八斗。驢六斗。

法。列所問數。

右正馬一為法。先乘借騾一。下空。四石二斗。

中空。正騾二。借驢一。四石二斗。

左借馬一空。空。正驢三。得三四石二斗。得四石

先以右行正馬一為法。遍乘左行中下。得數。却以左

行借馬為法。遍乘右行中下。得數。中得一。因左行中空

無減。加入負騾一。下空。無數。轉乘本行下正驢三。得

三四石二斗。得二石。與左行減盡。又以中行正騾二

遍乘左行中下。得數。中加一。得二。下三。得再。以左行中

為法。遍乘中行中下。得數。中中。正二。得二。與左中。二減

七為法。四石二斗。得二石。與左行四石八斗。對減。餘二石

為實。以法除之。得驢匹力六斗。中行四石二斗。內減借驢匹

除斗。仍六斗。作騾匹。除之。得騾力八斗。右行四石二斗。內

除斗。仍六斗。作騾匹。除之。得騾力八斗。右行四石二斗。內

減借中行驟一除八石餘二石為馬

四色方程歌 附五六色做此

四色方程法可誇。須存末位作根牙。諸行乘減同前例。偶與奇行認莫差。若遇奇行須減價。偶行之價更相加。加減作實須加法。減法亦須減法佳。隨門幾多繁雜色。馮斯推廣更無他。

今有瓜二箇。梨四箇。共價四分。梨二箇。桃七箇。共價四分。桃四箇。榴七箇。共價三分。瓜一箇。榴八箇。共價二分。四釐問各該價若干。

答曰瓜八釐。梨六釐。桃四釐。榴二釐。

法曰列所問數。以一行三行為奇。二行四行為偶。

一瓜二梨四空 價四分

二空梨二 價四分

三空空 價三分

四瓜一空負四空 榴八得六價四分

先以一行瓜二為法。遍乘四行梨空負四。空榴八

得六價四分。釐得八釐。却以四行瓜一。遍乘一行梨四

得四。第四行梨空無減。空價四分。與四行八釐

對減餘八。次以二行梨二。遍乘四行梨負四。得八

空播六得三十價八釐。却以四行梨負四。遍乘

二行梨二得八。與二行梨八。對減盡。空得二十。榴

空價四分。得六錢。加四行六分。共一錢七分。又以三行

四遍乘四行。空負八。得十二。榴三十。得一百二

價一錢七分。得七錢零。却以四行空負二十。遍乘三行

飛四得一百一十二與四行飛減盡樞七得一百九減四

行榴一百二餘六十為法價三分得八錢減四行價七

零四餘一分錢三釐為實以法除之得厘為榴價於三行

價三分內減榴七共價四分餘一分釐以飛四除之得厘

為飛價於二行價四分內減七飛價共八分餘一分釐以

二梨除之得厘為梨價於一行價四分內減四梨共價

二分餘一分釐以二瓜除之得厘為瓜價

勾股章第九 橫潤謂之勾直長謂之股兩隅斜去謂之弦以勾股求弦之斜以勾弦求股之長以

股弦求勾之潤求勾股中容方容圓求山之高水之深城之廣路之遠皆可知也勾股即今木匠曲尺之形勾是尺股是尺稍自尺頭至稍尾斜去是弦假如勾三尺股四尺弦即五尺也

勾股弦相求歌

勾股求弦各自乘乘來相併要分明開方便見弦之數

注術從來有見成

勾弦求股要推詳各自乘乘各一張以少減多餘作實

實求股數要開方弦股求勾皆一例算師熟記莫相忘

勾股求弦

法置勾自乘股自乘併二數以開平方除之得

弦數○其勾自乘股自乘二數併之合弦自乘數故

用開平方除之即得弦斜數也

勾弦求股

法置弦自乘內減勾自乘餘以開方除之得股長

數○其弦自乘數內有一勾自乘一股自乘今去勾

股弦求勾

法 置弦自乘內減股自乘餘以開方除之得勾濶數。其弦自乘有一勾一股自乘數。今減去股自乘數餘是勾自乘數。故用開平方除之得勾濶數。

勾股容方圓歌

勾股容方法最良。以勾乘股實相當。併之勾股數為法。以法除實便知方。

勾股容圓法可知。勾弦股數併為奇。三數併來為法則。勾股相乘倍實宜。法除倍實為圓數。算者詳之不用疑。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問中容方面徑若干。

答曰中容方面徑一十五尺有畸。

法 置勾股相乘得九百七十二尺為實。另以勾二十七尺併股三十六尺共六十三尺為法。除之得中容方面徑一十五尺不盡十二

尺即八毫

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弦四十五尺。問中容圓

徑若干。答曰中容圓徑一十八尺。

法 置勾股相乘得九百七十二尺。倍之得一千九百四十四尺為實。併勾股弦數共一百零八為法。除實得容圓徑。

今有勾股王一塊。長一尺二寸。濶六寸。欲截角為方。取印一顆。問方面若干。答曰四寸。

法 置勾股相乘得七寸為實。以勾股相併得八寸為法。除之。

若以圓徑十八尺用一尺二寸。歸除得方徑十五尺。若以方徑十五尺用一尺二寸。乘之得圓徑十八尺。

較求勾股弦歌

較差也是股弦相差勾弦相差。

股較求股勾自乘股較自乘減勾盈減除勾餘為實數
股較倍之為法行法實相除為股數勾較求勾一樣成
弦較求弦勾自乘弦較除之為實情仍加弦較須折半
就得弦長數即成

今有勾濶二十七步只云弦多股九步問股弦各若干

答曰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自乘得^十百^二步 另以弦多股為股較自乘

得^八十^四步 二位相減餘^六百^四步 為實倍較^九步得^八十^步為

法除之得股長加較得弦長

此是股較求股即股弦相差

一法名弦較求弦置勾自乘得^七百^二步 以弦較為法除

之得股弦和^八十^步仍加弦較得^九十^步折半得弦長內

減較得股長亦同

今有葭二莖生池中竝根杪齊出水三尺引葭一莖斜

去至岸九尺與水適平問水深若干

答曰水深一丈二尺

法 置去岸^九尺為勾自乘得^八十^尺以出水^三尺為股較

自乘得^九尺以減^八十^尺餘^七十^尺為實以較^三尺倍作^六尺為

法除之得水深蓋水深如股出水三尺為較葭至岸

如弦此股較求股法也

今有立木不知其高索不知其長垂索委地二尺引索

去木八尺其索斜柱地適盡問木高索長各若干

答曰木高一丈五尺 索長一丈七尺

法 置去木^八尺為勾自乘得^六十^尺以委地^二尺為股較

自乘得^{尺四}以減^{尺六十}餘^{尺六十}為實以較^{尺二}倍作^{尺四}為
 法除之得木高^{尺一丈}如股加較^{尺二}得索長^{尺一丈}如故
 此股較求股弦法也

若以弦較求弦法置去木為勾自乘得^{尺四}為實以
 委地如弦較為法除之得^{尺三十}加弦較^{尺二}共得^{尺三十}
 折半得索長將弦內減去較得木高即股

今有墻高一丈斜倚二木於上木杪與墻頭齊其木根
 抵地却將木一根平卧於地其木杪抵墻脚此木根
 則過斜木根一尺問木長併去墻若干

答曰木長五丈零五寸 去墻四丈九尺五寸

法 以墻高為勾自乘得^{尺一百}以過斜木根^{尺一}為弦
 較除之如故^{尺一百}加較^{尺一}共得^{尺一百零}折半得木長

如弦減過斜木^{尺一}餘如股至墻^{尺四丈九}此弦較求弦
 股法也

今有戶高多廣六尺八寸兩隅斜去十尺問高廣若干
 答曰高九尺六寸 廣二尺八寸

法 置兩隅斜如弦自乘得^{尺一百}另以高多廣為勾
 股較自乘得^{尺四十六}分^{尺二}位相減餘^{尺五十三}分^{尺七}加入
 斜自乘得^{尺一百}共^{尺七十五}分^{尺三}為實以開平方除
 之得勾股相和^{尺一丈二}加入^{尺六}共得^{尺一丈九}折
 半得高內減差餘得廣^{尺二}此即勾股相差

股別勾弦歌 附勾別股弦 股弦和

股別勾弦股自乘。勾弦自乘減股零。折半留為勾實積。
 勾弦為法最公平。法除勾積為勾數。勾別股弦依此行。

今有竹高一丈為風所折仆地稍尖去根三尺問折處

高若干 答曰高四尺五寸五分

法 置去地如勾自乘得九尺另以竹高如股弦和為法

除之得十尺以減股弦和丈餘一尺折半得四尺五分即

是折處高股也

今有股長三十六步只云勾弦相和七十二步問勾弦

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股自乘得一千二百步另以勾弦和自乘得五千

一百八十四步二位相減餘三千八百步折半得一千九百

實以勾弦和為法除之得勾以減勾弦和餘得弦

一法以股自乘得九千二百步為實以勾弦和為法除

之得勾弦相差八步仍加和共九十步折半得弦內減

差餘是勾 此乃勾弦和

今有勾濶二十七步只云股弦相和八十一步問股弦

若干 答曰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自乘得七百九步另以股弦和自乘得六千

六百一十二步二位相減餘五千八百步折半得二千九百

以股弦和為法除之得股長以減股弦和餘是弦

今有弦長四十五步只云勾股相和六十三步問勾股

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股三十六步

法 置弦自乘得二千零二步另以勾股和自乘得三千

九百九十九步二位相減餘一千九百步再減弦自乘得二千

十五步餘八步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相差九步加入

相和六十三步共七十二步折半得股內減去差餘得勾

此是勾股相和

勾弦較股弦較歌

此是勾弦差又股弦差

勾弦股較法尤精。勾乘股較二來因。平方開見弦和數。和加勾較股分明。股較加和勾可見。算師熟記看靈扁。今將弦比勾餘四尺。復將弦比股餘二尺。問勾弦股各

若干 答曰勾六尺股八尺弦一丈

法 以勾較乘股較得八尺倍之得六尺為實以開平

方法除之得四尺加入股較得勾另以四尺加入勾較得

股又加入股較得弦

今有直田不知長濶。只云隅斜比長多二步。又云斜比濶多九步。問長濶及斜各若干

答曰長一十五步 濶八步 斜一十七步

法 置勾弦較以股弦較乘之得八步以二因之

三十步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弦和六步加勾較九步得

股九步加股較二步得濶八步再加勾較九步得

斜弦

今有勾弦和七十二步股弦和八十一步問勾股弦各若干

答曰勾二十七步 股三十六步 弦四十五步

法 置勾弦和以股弦和相乘得五千八百倍之得

一萬一千六百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弦和一百

零八以減股弦和餘得勾又置一百零八內減勾弦和

餘得股又置一百零八以減勾七步減股三十步餘得弦

此是勾弦和又股弦和

今有直田積一百二十步。廣不及縱七步。問廣若干
答曰廣八步

法 置田積以四因之得四百以較自乘得九十相

併得十九步以開平方法除之得勾股和二十步加較

共得三十步折半得股長十五步內減較得廣

今有井不知其深井徑五尺直立木五尺於井上從木
末望井底人目入徑四寸問井深若干

答曰井深五丈七尺五寸

法 以井徑除目入餘四寸與木高五寸相乘得二十

三百為容方積以餘勾四寸為法除之

今有邑不知大小四面居中開門西門外三十步有木
一根出南門外七百五十步見木問邑方若干

答曰邑方三百步

法 出西門為餘勾出南門為餘股相乘得二萬二千

步以平方開之得一百五十為半邑之方倍之為全邑

方也

即勾股容方

今有邑方二百步四面居中開門東門外一十五步有
木一株問出南門若干

答曰六百六十六步六分步之一

法 半邑方為容方一百步自乘得一萬步為實以

東門外十五步為餘勾為法除之

此是容方與餘勾求餘股

度影量竿法

假有立木不知高。日影在地長五丈。隨立一竿長一丈。在邊影長一丈二尺五寸。問立木高若干。

答曰木高四丈。

法 置立木影長為實。以竿影長為法除之。

遙望木竿歌

望木須知立表竿。表離木處幾多寬。退行表後參眸望。望表斜平加一竿。表數減除人目數。餘表乘遠實相看。退行之數為法則。法實相除加一竿。

假有木不知高。從木脚量遠二十五尺。立一丈表竿。表後退行五尺。用窺穴望表與木斜平。其人窺穴高四尺。問木高若干。

答曰木高四丈。

法 以表高_{尺十}減去人目穴_{尺四}餘_{尺六}以乘表竿去木

遠_{尺二十}得_{尺一}百_{尺五}為實以退行_{尺五}為法除之得_{尺三十}

加表高得木高

解曰此股較求高也。木高如股_{是上節}表高_{尺十}減人

目_{尺四}餘_{尺六}是餘股木至表末如勾_{尺二十}表後退行_{尺五}

是餘勾木頂斜至表末如弦表末斜至人目是餘弦。弦之內分二段勾股其勾中容橫股中容直二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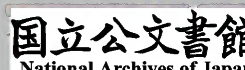
皆同各_{尺一}百_{尺五}以餘勾_{尺五}除橫積_{尺一}百_{尺五}得積外之股

即木上_{尺三十}加表高_{尺十}即木高_{尺四十}以餘股_{尺六}除直

積_{尺一}百_{尺五}得積外之勾_{尺二十五}古人以題易名耳

今較還原法 置弦內外二勾股木高_{尺四}內除人目

尺_四餘股各_{尺六}三_{尺七}為長以遠_{尺二十}加退後_{尺五}共_{尺三十}為



濶相乘得方積一千零八十尺今復將弦內外二股各長十三

尺二勾各濶二十五尺相乘得方積七百五十尺另以下勾直

長二十五尺濶六尺乘之得直積一百五十尺又以右邊股直三十尺

以濶五尺乘之得直積亦一百五十尺再以餘勾五尺乘餘股六尺

得積三十尺四共亦得一千零八十尺較之以合前數而不差

也 以上遙望木竿是一表望木也

今立表三尺六寸。退行二尺。又立表三尺。人目望其高

處。二表俱與參合。自前表相去二丈五尺。問高若干

答曰高一丈一尺一寸

法 置遠二十五尺加入退行共二十七尺以二表相減餘六尺

乘之得一尺二寸六分為實却以退行二尺為法除之得八寸

加入後表三尺得高

若依前法置前表三尺減去後表三尺即是人目望其

六以乘遠去二丈五尺得一丈五尺為實。以退行為法除之得

七尺加入前表三尺得高

今立表三尺。退行一尺八寸。又立表三尺。人目望其二

表俱對遠處參合。問遠若干

答曰十尺零八寸

法 此勾較求遠也。置後表以退行乘之。得六十四分

為實。却以二表相減餘六寸為法除之得後表相去之

遠

若置前表以退行乘之得四寸為實。却以二表相減

餘六寸為法除之得九尺為前表相去之遠也

窺望海島歌

望島知高法術奇。立來二表並高低。表間尺數乘高數。以作實情更不疑。二表退行相減較。減餘為法以除之。更將一表相加併。海島巔高盡可知。另置表間之尺數。以乘前表退行宜。前法除之知隔水。水程遠近不差池。假如隔水望木有竿。不知高立二表各長一丈。前後參直相去一十五尺。從前表退行五尺。人目四尺。窺望表與竿齊平。復從後表退行八尺。窺望亦與竿齊平。問竿高隔水各若干。

答曰竿高四丈。隔水廣二丈五尺。

法 置表高^{尺十}減人目^{尺四}餘^{尺六}以相去^{尺五}乘之得^{尺九十}為實。另以前表退行^{尺五}減去後表退行^{尺八}餘^{尺三}為法。除實得^{尺三十}加表高^{尺十}得竿高^{尺四十}另置相去^{尺五}以前表退行乘之得^{尺七十}仍以前法^{尺三}除之得^{尺五}

隔水廣

解曰此以重差為術。其前表去木遠乃小股中容積一段。後表去木遠乃大股中容積一段。以小容積減大容積其餘不盡者乃前後表兩界之中。名表間積。所以古人以表高減人目^{尺四}餘^{尺六}乘為實。以小餘股^{尺五}減大餘股^{尺八}餘^{尺三}為法。除實得弦外之高。即木上節^{尺三十}加表高^{尺十}得木高^{尺四十}。○本是以大小容積相減餘為實。以大小餘股相減餘為法。除實得弦外之高。加表高^{尺十}為木高也。

今有海島不知其高遠。立表竿三丈。退行六十丈。又立短表三尺。人日望其二表俱與島峯參合。復却退行

五百丈。又立表三丈。退行六十二丈。又立表三尺。人目望其二表俱與島峯參合。問海島高遠各若干。

答曰：島高三里一百三十八丈，島遠八十三里六丈。

法：置表高_{三丈}減去短表_{三尺}即是人目數也。餘_{二丈七尺}

以表間相去_{五百丈}乘之得_{一千三百}為實。另置後表

退行_{六十丈}減去前表退行_{六十丈}餘_{二丈}為法除之得_{六百}

{七十丈}加入表高共{六百七十八丈}以里法_{一百八}為法除之

得島高_〇又置表間相去_{五百丈}以前表退行乘之得

{三萬}為實亦以所餘為法除之得{一千五}以里法除

之得島遠

每一里三百六十步計一百八十丈約人行一千步。

唐順之勾股測望論曰：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

矩而日月運行朏朧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

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

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

之得弦勾弦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

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截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

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

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

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

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

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

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

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

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立法也。

又勾股容方。圓論曰。凡畸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準方均齊。無較之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廡。則勾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股為縱。一廡得十為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為

股積小半為勾積其始橫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
 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為濶則
 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橫列正相反此變長為
 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
 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自用勾股自乘
 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為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
 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宛轉故其數多
 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
 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
 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
 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
 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

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弦和較
 一弦和較則六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倍勾股得
 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
 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
 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
 積則宜用勾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
 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併為廉不
 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廉而以全弦
 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圓之妙其
 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弦積亦只
 於勾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參五參五起於奇零不齊
 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五則勾股幕倍之即得弦

幕蓋兩勾股積而成弦積至於勾短股長相乘之積則
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幕惟以一
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為一正方而得弦積蓋勾
愈遠則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
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湊此補狹為
之法也

程大位方圓論曰世之習算者咸以方五斜七圍三徑
一為准殊不知方五則斜七有奇徑一則圍三有奇故
古人立法有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為一
定之法有割圓矢弦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為一定之法
試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乘併為弦實平方開之此
施之於長直方則可若一整方勾五股五各自乘併得

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筭矣割圓之法求矢求
弦固是至於求弧背則恐未盡也何以知之試以平圓
徑十寸者例之中心割開矢濶五寸自乘得二十五寸
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為半背弦差倍之得五寸以加
弦得一十五寸與圍三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圍三
有奇奇數則不能盡矣以是知弧背之說猶未盡也不
特是也凡平圓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
耳或曰密率徑七則圍二十二微率徑五十則圍一百
五十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
為方以方為圓非不可但其還原與數不合數多則散
漫難收故算曆者止用徑一圍三亦勢之不得已也曰
曆家以徑一圍三立法則其數似猶未精然郭守敬之

寶曆經卷二十七
曆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家以萬分為度。秒以下皆不錄。縱有小差不出於一度之中。况所謂黃赤道弧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徑一圍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狀行之日久。安保其不差也。竊嘗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方象法地。靜而有質。故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動而無形。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靜而中斜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靜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合於畸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曆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余因論方圓之法。而併著其理如此。

卷終

皇明經世實用編卷二十七

貞集八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休寧 戴任 校正

黃梅 瞿九思 編次

盱眙 姚允恭

諸儒語錄

維皇降衷。各有恆性。人生夢夢。或爽厥初。天不能諄諄命之。乃生先覺。詔之以言。君子之立言。奉天心也。

國初風氣。肇開能言之士。蓋寡。

皇祖召儒生而問之。曰。昔仲尼孟軻之在世。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為善不獨導人。而又周遊諸侯。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奈

何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蓋當時
需儒之股如此士生不諱之朝代鳴斯道之奧至于今
書滿家言滿天下矣雖然道不可言言不可易即言誠
當矣聽者尋聲逐響迷失本真岐分派別至於誤天下
而不覺故君子慎焉寧平無奇寧典無新率其大中至
正者出之為天下則而猶恐執者失之也夫言豈可執
哉或異代而變或易地而變或易人而變或有所因而
通之或有所反而成之道則一言則萬言則顯道則隱
不執則一言一藥執之則一言一病是在神聽之而已
應京不敏亦嘗奉教於君子書紳孔多服膺或失方用
自媿而又慮學者蹈吾媿也請如真先生擇言之不詭
於孔孟者公諸天下而論其端曰此天教諸儒言不可
忽也此諸儒出之天倪不可執也夫惟導人者與見導
者兩相洽而後天下安和

聖祖之心慰矣

白門李登氏曰馮可大之輯實用編也上自

朝廷下覃里巷縱括之以六曹橫括之以六藝所關於民
生日用之實者覈矣周矣而又屬登採

本朝儒先之語錄訪心政二經而輯之者何登作而言曰
是固實用之第一義哉以是而編諸實用良哉可前民
用矣夫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心外之道惟不知學或
將之以氣鬼或裁之以意見其初皆儕之正人君子之
林而且以罔功且以僨事則不學之過也上天之載因
物付物聖人之行以事處事而心而政誠如諸先生所

云者民俗烏乎而不正海宇烏乎而不治哉洪惟本朝
 聖化漸涵大儒繼出開渾樸於成弘之先發精華於正嘉
 之後蓋直溯洙泗之淵源而並驅濂洛之軌轍矣嘉言
 善行載諸紀用者迨數十家不能悉載而鉤玄示概顧
 屬之乎登登豈其人哉乃可大獨崇新安欲得皆不詭
 於新安者而輯之愚佳其挽世之篤衷而欲成其淑世
 之雅志也謹錄其醒人之最切者約為一卷其皆所謂
 善藏其用抑亦聖賢君子之所謂妙用也與哉

聖脈之正
 春兩脈合而對天不妄味

夫卦學入昔與良藥

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

京按近代理學倡自河津以復性為的以明誠為毅由
 魯齋溯晦庵直達尼宣蓋唐虞以來正脉也鵝湖競辯
 等鉅鹿之戰援古者或重陸輕朱談今者或先王後薛
 校足左右關係匪輕將正與竒光皎弗敵耶抑先達所
 得自同而用以為教者有頌漸耶讀者由遺訓以繹心
 宗其亦慎所從矣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也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
 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
 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
 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

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矣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
久則氣質變矣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虛明廣人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節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為動蕩所昏可也

見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
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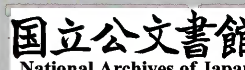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淹默最妙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常默可以見道

德進則言自簡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功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
內外交脩之法也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
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
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虛

凝定最有力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

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曾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

只有操心是要歸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

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

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

作事有力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寡欲省多少勞擾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要見道只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雖至近

亦莫識其為道矣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

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

君子貴乎慎獨也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

人欲消而天理明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

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畧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查滓消融未盡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審察於言動居處

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即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

書以自勵

只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

太極充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

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皆德行道之外言一動靜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

而所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但當即遇以為其事則道無

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審矣

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習之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

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

褊急麤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

書猶無益也

議論是非一勿行事合理難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英氣最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之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挺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涸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讀書賢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昏氣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伯宗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枚乘曰欲人無間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善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止此皆名言

氣質極難變千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樂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懣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
之氣象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進時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一事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
之氣自生矣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
間於此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生而天地泰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大狹而無
以自容矣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物惡太過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肅又哲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天下之理有正有邪正者仁義禮智聖賢之學也邪者異
端權謀術數非聖賢之學也謹守正不為邪學所惑則近
道矣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

吾於察院中每念常蘇州自慙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句
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
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
玉甚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常念此意而
不敢忽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
有以州應世務而不定乎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
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為子孫計殊
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
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
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
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
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
甚矣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又恰則必有悔矣

事就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至於匠藝

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

洽皆能變易聽聞歛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

者或假文詞更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

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

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

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爲政以愛人爲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民心不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從矣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凝定最有力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置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
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
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
了此言當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

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恆必欲曲徇
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當事務叢襍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

遷易也

事實斷制撇脫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
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
頑則善良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善良之冤抑不伸是不
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

尺者忍爲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防小人密於自脩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間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

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顯業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時妄答一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

名言也

順理都無一事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為政通下情為亟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相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上下情也

人皆安意於名位之顯榮固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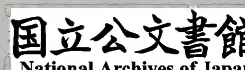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

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

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

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



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

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

理故謂之八分書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

非義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法立而行則人不斲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凡為

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己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乎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

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耳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立得腳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無所動其心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應事最當知幾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識最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為智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聞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丙吉深厚不伐善恐孟之反不
能過也

聖賢成大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本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常于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讀

二道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
天之以徇人者為是故也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已
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為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
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

就之節不可不謹
終性相近指氣稟而言較是之

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

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

能過也

聖賢成大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始之禮不可不勤而終知道猶為後故君子貴乎知道

孔子曰齊命孟子不見階氣法精於此而之能始也

出氣去德士君子之大禮不可不勤對曰並心斷心

必哉曰同斷心何首為之舉陋聖賢寧終身不過此

即直氣志對薄德各辭其所學皆亦不可無此志

學未至當却焉意不強入其忠厚以此而為治

敬齋胡先生居業錄要語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為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

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為分而賢愚善惡出

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

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

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

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

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蓋

水之原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稟於人便

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

言善惡混失之遠矣

月吾錄

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混之則無別二之則不是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與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
天下事以私心為之亦私也窮理克己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
克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克孟子工夫便
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
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
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
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
聖人由一而達於貫學者由貫以知一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最多講論得之最速
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
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
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
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
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
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
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
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
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數之戒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

實月經卷三十一
古言金
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
纔要心用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
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隨至而
德敗矣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實道理
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
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
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
之冗而樂於虛靜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
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
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

故如此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
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等處若實做得來自自然
長進程子說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克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又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
此事天享帝不是程子實做過來如何會如此道今須以
程子爲法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
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
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今人有遺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襍

真能主敬自無襍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拘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人一縱於欲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功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粗疎草畧縱敏者亦畧見彷彿而已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所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那幾

章亦將湊得來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昏瞶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點檢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孰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而後獲

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為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或問存養在致知先在致知後曰未知之先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能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心沉潛則造理必深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駁雜上學或誦記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聰明反為心害其聰明反為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功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群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為心之害也人有過賢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過最難須着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以敬為主不使須臾忽慢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說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也

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離內外判心跡此二本也蓋心具眾理眾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跡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跡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

外不考諸跡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内外心迹為二本矣愚嘗思之内外心跡終二他不得空則内外俱空實則内外俱實有則内外俱有無則内外俱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學不為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為己只把做自己分内事為其所當為久之只見一箇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精盡

孔門學者以求仁為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脉便相貫通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先儒言合内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内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盖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

實月經卷三十一
古言錄
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兩事也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讀書須着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人內裏以充諸已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况禍敗者乎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蔽於氣故性與氣皆當養之以復初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

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讀春秋便曉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
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
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
營於私意或當為而不為或不當為而為之或昏弱而不
振或恃強以為暴或怠惰而不知脩省或僭逆而無狀聖
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
保民救時之意生殺予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為
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霸業之盛衰又以姓
名日月爵號為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麤氣剛則才大氣麤則才疎才大而

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泥古則濶於事情拘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心具眾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

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

法也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的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

明人倫正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乎脩己治人

之道故羞稱五霸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須收斂凝定精神聚志向專察理必密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天理之極不止乎此便是半上落下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四書六經之言廣之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不柰何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_{功計}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無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毫私意造為故出乎實理無妄之外則為過情循此實

理無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無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固執也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常整而不亂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上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具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悉具特假聖人之手裁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只順理處便是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謹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焉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的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人著書才有一毫為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者之何用况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為諸侯豈不自在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

實用編卷二十七
盈虛升降屈伸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即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顯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矣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羞使其有致知工夫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為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敬齋胡先生論政語

古言金

十七

師保得其人則君德脩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事事循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些計較
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
民全要身脩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
易之道

賢賤雖殊物我一理能脩己必能誨人必能格君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明道行狀云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
觀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為宰相不能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為治朱子
言呂夷簡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
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為汪秦阻撓於
內也

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為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
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
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如此則必有敗亡之

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人要立功業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而已

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

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為王假者為霸竊者為

奸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為治之法當因事務而裁以天理

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

於君身脩君心明欲君身脩在於學

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脩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

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

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君子小人自不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

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

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而用

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

亦因其才而用之

范文正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

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胸

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工夫在大學効驗在二南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

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為敵此

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禦夷狄以守禦為本不以攻戰為先此不易之定論如漢武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高麗竭中國之力以事夷狄致使中國虛耗人民窮困非安中國攘夷狄之道夫中國德盛夷狄自賓服蓋內治脩則遠人服上也堅守要害次也勤兵遠討下也

兵以仁義為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為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欲求為太子議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德化為治之本政事為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群動薰蒸淪浹仁及一世

漢武帝才足以有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為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為惜乎汨於功利

一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脩德建極化道臣民精擇宰相分建眾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

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
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方面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
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訟此有司之體也

一稟交運野齊不辭姑兩主除萬有不齊而綱采善惡派
未學宋軀宗亦浴有為辭平臣益如味在後
葉海帝木致以有為辭平多裕周世宗下民以有為辭平
外益然發楚幾幾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辭外益然之本也事為益之具二皆交運而風外益然風
新恩北亦天聖入辭之至也

白沙陳先生要語

李登氏曰本朝理學自薛胡二公皆承傳程朱宗旨深
信而力行之至白沙先生崛起東粵雖嘗師事康齋聘
君乃其學脉則多所自得蓋反身默識獨契千古之真
生平未嘗特著學旨與其高第弟子亦未嘗和盤托出
徃徃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唯見於應酬文字時一發露
可以窺見其所宗是知儒先入處與其教法不必盡同
若其獨契聖真成身以待來裔則一而已茲所錄主在
明學至其出處之節矚然而不滓者有別傳在茲未及
云

賜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葍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
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

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鄙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予奪之間哉

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為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

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

實月經卷二十一
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

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糝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嘆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

中月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閭視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雲水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

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
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
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
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
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
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
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
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
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
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於吾
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邪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
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
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
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
瓢巖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
之心所不能已伊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
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
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
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

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
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
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此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
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
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
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
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歟
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
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
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
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
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
其人也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
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
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
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
然后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
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益恐恐然如
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
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
自暇矣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軋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
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

懈者剛而正天豈勞哉君子何為不暇乎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数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数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實用編卷二十七

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轍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

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然也耶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歲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歲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

終日軋軋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

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
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
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两兩正在勿
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
是鶯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
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
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袞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
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
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竒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
形其氣浩然物莫能不神遊八極未足言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
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
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著亦其勢終不能相及
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
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
益也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
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也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僧中之知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爲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謁人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會長揖長官前山僧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白沙先生論政語

行聖人之道有二行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尅取之民故椎牛灑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筭贏餘矣今夫治兵於闔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每以偏師從事况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烏虜兵凶器也豈得已哉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其有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爲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歆畝旣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往往坐

實月錄卷二十七
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帑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

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

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甲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

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無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辨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實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寃死者數人欲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

陽明王先生文錄內集

士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太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平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

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

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猛省而早圖之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及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

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
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
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
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
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
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
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
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
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
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

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
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
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
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
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
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
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
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
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
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

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
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
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
焉是廢其用也而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
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
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
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
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
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是外義者也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
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
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
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
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恠眩瞶變幻於前自當
觸之而碎遇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
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
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
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
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
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
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

識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之日愚人如陰霾天日困學工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蓋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

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問死生之道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以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時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

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歛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

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可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

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有學者問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答云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
矣

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
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
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
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克周無間本
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
亦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

眼前路還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
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物不達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
亦獵較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
童子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
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
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著子路認
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
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
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亦欲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
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
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
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

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
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

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

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冥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

實用經卷二十一
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
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
為義乎

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
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
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
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
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
矣

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
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
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
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
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
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
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
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
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
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拔本塞源論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
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
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
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

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
 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
 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
 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
 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
 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
 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
 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
 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
 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
 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
 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
 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
 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
 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
 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
 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
 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
 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
 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
 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
 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
 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

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熒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剗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也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條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

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詭跳梁騁奇
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眄應接不遑而耳
目眩瞶精神沈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
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
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
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
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
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
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
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
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
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
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
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
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
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偽也是以臯
獲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
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
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
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
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桷鑿則其
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
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

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
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
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
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者
吾誰與望乎

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
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
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
說此兩字窮却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
道者只是未嘗實得見耳近有鄉大夫謂某講學者云除
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廿九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
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
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
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
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
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
夫則始或末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
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
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
下落處也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垂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排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天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相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工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帶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

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
第一義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
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
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
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
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
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
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
已失却頭腦矣

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
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
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人之欺
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
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
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
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
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
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
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
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釋氏輪迴變現之論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
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
趨入悖逆之途倏焉而流浪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

少發現但人不自覺耳釋氏言語多有簸弄精神者大槩當求之遊方之外得其意而已矣

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謗謏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謙而已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

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
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
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
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
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
捉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
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
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
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瀆水下米而
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
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
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
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
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
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
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
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
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
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
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
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
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
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

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
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
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
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
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斲是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
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斲喪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
蔽塞而後有若良知存身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
消矣

所題

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
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不能陵
亂得人為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
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
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
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

問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
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
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
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
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
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
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

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褊騖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

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蓋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飭非長敖卒歸於充頑鄙俗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容不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

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常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

明德者天命之性靈照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矣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君臣也夫嬖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

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

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騫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

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
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
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
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
之天理焉者約禮也

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專務其栽培涵養
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
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
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
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
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
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草木莫不萌動

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
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
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
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
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
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
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
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
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
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
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圜獄而不肯
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

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耻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王生一爲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

以方自陳喜在靜上用功先生曰靜上用功固是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雖在夢夢此心亦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靜也以此心雖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求靜上用功恐有喜動惡動之弊動靜只是一箇

問理氣數先生曰以理之流行而言謂之氣以氣之條理而言謂之理以條理之節次而言謂之數三者只是一統事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

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力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爲而一統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冲漠無爲而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陽明先生文錄外集

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

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
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
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
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
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東南小蠱特皮膚瘡疥之疾若 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無
忠君愛國之誠讒嫉險伺黨比不已此則心腹之病大可
爲憂者也諸公方有湯藥之任蓋天下莫不聞不及今圖
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
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
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割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蠱
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
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
以爲快也

於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
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
學者博聞多識畱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
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
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
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
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
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拈做一件大己私克

去方可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此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己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悞汝在坐者皆悚然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目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先生煅煉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

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一何足為異蓋汝止
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
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
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
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箇市井小人方可
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
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
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
剖破終身為外好高之病在坐者莫不悚懼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
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
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

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
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
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
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
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
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
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
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
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
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
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
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

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
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
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
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
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知為善去惡
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我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
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
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
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
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
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

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
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
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
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
不可因其請托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
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
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
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
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著空經也孔子

集賢之成空世世率由

或士心抑亦忘祖

奇不究持心操行必格神人之道爰作大誥言朕爲保
身惜命去聲色貨利而不爲蓋先之也婺州耆儒許元
葉瓚玉胡翰吳履承徽國文公之傳日輪講經史陳治
道京師郡邑在在建學擇師誦法孔子又令天下遵文
公家禮閭里咸立社學僉屬守令程課守令或奉宣不
謹乃反覆嗟悼於爲君之難云時遣翰林院修撰檢討
及選太學生林伯雲等數百人分教各郡又令按察司
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用而有司給由赴京無學
校緣由者論擬違制至大學則躬服皮弁祭菜以祭
酒宋訥能修道教人特加異數寵之手勅諸士務謙柔
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驟固守仲尼四非之戒洋
洋乎德教被域中矣朝鮮使使來朝諭曰王好佛無益
于國家梁武之事可鑒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夫古之教一後世之教三伏觀

御製三教論靡不洞矚精微乃用以程士必罷百家宗孔
朱以爲儒道足矣卽閭里童孺第令正容謹節已日由
聖人之途因象會意天載可通由身率人王道可達此
雖彈指証道不足以諭其速普度衆生不足以踰其廣
何用二門三戶哉當是時端本於無欲之英君責任於
治教之名彥約束以中正之芳規家誦戶習道一風同
一傳建文仗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芟愈出蓋三十
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猗與盛哉嗣茲
列聖遵遺矩而光大之

文皇帝諭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

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悉採增附其
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六經者亦類聚
成編務精務備纂成賜名大全親製序頒天下學校鄱
陽儒士朱季友著書毀宋儒以自是。上覽之曰此儒
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縣官聲其罪杖之。
悉焚所著書士從此益嚮方矣。

仁宗嗣世諭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學者少固志趣卑下
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
聞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慎選以充。

宣宗製興學篇一原本於君上之躬行尤其要哉時沔池
舉人曹端契周元公太極之蘊授霍州學正詢郡中有
學行者得李白雲同升講席久而益敬調蒲州學正察
境內有學行者得王希士往來交遊久而彌親二州同
移俗美四方相繼來學霍與蒲士伏闕爭留兩地尸祝
觀其著夜行燭以闢異端儒家宗統譜以崇正學孝經
述解以訓仁本家規輯畧以訓化原存疑錄性理文集
諸書以發聖賢之奧卓乎爲

本朝理學冠冕當時方岳之官不敢屈以屬禮每衡士爭
延聘典試蓋人惟其道不惟其官官惟其教不惟其顯
也乃從祀之典屢請未諧豈遇合固有時乎正統
初祀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於孔子廟庭君子曰積
厚流光事久論定是舉也賢於西楊之進吳澄矣祭酒
李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爲勸懲旦五鼓令諸生
起誦讀夜漏定二鼓始寢時潛行省其勤惰陳敬宗瞽

宗之政肅于朝廷。淹南雍二十餘年，不干進，並以南
 陳北李為美談。郡縣守令不能程士，始遣御史按察司
 官提督學校。薛瑄按山東，稱今之夫子。將退，王生知其
 善擊磬，特錄之。蓋重樂教如此。成化中，陳選督南畿學，
 先頒冠婚喪祭射儀，令生徒歲時肄習。所巡行，惟居宿
 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諦視周旋，磬折絃管，
 俎豆雍雍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吾伊之聲
 鏗然，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其教人必本文公小學，以
 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字化，
 嗣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之數子者。一遵

祖制敦教事，使明經以窮理居敬以立身。國都閭巷，壹意
 需宗蓋。明興百餘年，玄寂之風未起，即布衣餘干胡

居仁崇仁，吳與弼漳州陳真晟，翕然科目之外，無異

也。居仁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未學行
 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但當教之窮理力行，見理明
 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之教，博文即入滋味，
 處約禮即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耳。噫，敬齋何為出
 此言也？其有憂患乎？陳獻章崛起新會，揭靜虛為宗旨，
 援紫陽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以實其言。王守仁崛起姚
 江，揭致良知為宗旨，援象山先立其大以申其辯。陳猶
 諒晦庵，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而王以影響
 疑仲晦支離羞康成，形諸詩句。天下靡然尊信，以為簡
 易直截，盡去其牽制文義之弊，而遊之乎高明廣大之
 途。學於是乎一盛，乃究其源，實從釋氏頓教入，釋之與

孔同耶異耶孔子之教第日以詩書執禮陶鎔人氣質
需其自化故一貫非曾子子貢不言非隱也以言示者
淺以行示者深今惟以行示之中人以上即行即悟中
人以下由而不知智愚雖殊僉復其性矣佛氏於愚者
鼓之以神怪動之以福利令有所慕畏而為善其於明
敏者導之言下便悟不假稽古之勤靜坐了心不從踐
迹以入此在博洽敦篤之士藉以解縛釋滯誠便苟非
其人將師心而自用窮大而失居倫常以廢民瘼以忘
此孔子所懼焉而不敢出也凡立教者當防其流戒于
偏勝夫夫也藉頓教救世之憤憤者廓清之功偉矣在
未窺其津涯而第見重內輕外右陸左朱新奇可喜之
談日新月盛脫畧不羈之態東滅西生流弊至此儻亦

作法之非中乎自致虛致良之說盛行弘正門
柄乃不在上在下不在黌宮在書院固風會使然而其
時獨羅欽順呂柟蔡清確守成規不少變其著述可考
鏡焉

世宗中興明倫章教親製敬一箴註程子四箴范俊心箴
頒學宮張璵建議各省鄉試命翰林部屬主考京官分
考無用教職卑闕致權歸外簾夫

國初重教職多簡名流用能作人校士後乃厭薄爾爾未
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錢而錢鑄而鑄顧範者何如
而猥視為不足庸漫令寄空名多士上無寸補則多士
奚罪焉又用璵議考察天下督學憲臣不勝任調斥之
且沙汰生徒正文廟祀號以先師孔子易文宣王之稱

而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及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各以子
易公侯伯僉撤塑像用木主諸從祀應進應退者畢從
公議顏魯思孟程朱蔡氏父祔啓聖公別祀斌斌乎斯
舉哉。朝議以薛瑄從祀。詔需後隆慶初徐階當國
下廷議并王守仁從祀而言官互異獨祀瑄。

今上嗣位詹事講請祀獻章守仁太宗伯沈鯉議獨祀胡
居仁輔臣言三人宜併祀從之又從言官議以周子父
輔成從祀啓聖一代興學懿典於是乎大備

明詔屢下廣厲學官之路勦二氏者奪計偕誹吾儒者頽
緹騎然謬悠華筆宏肆悅心滔滔者未易返也夫正學
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以有文與有德較其數不勝如以
文而已則平孰與奇以虛景與實踐較其數不勝如以
景而已則迷孰與悟故脩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要術
衛道之嘉謨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今天官春官國學
官郡縣提調教官畿省督學官疇非任正學之任者天
下中和之士自足供一代之用

太祖良法美意咸載在方冊間誠慎簡其人力行舊典教
士不專責記誦而導之以潤身校士不專試詞章而稽
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爲
逕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驟譎之第令於聖經賢傳
字繹句解沉潛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思極神通然
後知平平無高論者正化育之深恩也顧此善教之人
類徑直而不諧時高潔而不謀利必且進端本澄源之
苦詞必且革輪粟納馬之積習必且親深林之芝蘭後

實月編卷二十八
無忌憚之說以譙訶我楊氏似義墨氏似仁子莫氏似
中孟子直豚視之昌言而排之不少假當是時我道自
若也獨奈何西竺之教驅一在之人而簧鼓之論或肺
腸不可澡淪大抵心性之論與我彌近而其旨彌滑達
人知微不俟終日憚者溺焉之歎不轉蓋一見於陸子
靜再見於王伯安陳公甫或曰子靜其天近公甫不克
研幾伯安有意爲營窟甘窞入之而其徒之剽掠者至
於今猶蔓延莫剪夫標在公墻之外吾何病諸猶之玄
符握固何慮乎蚩尤黃精啓運何虞乎銅馬青犢今登
諸堂列諸俎豆矣何表不赴何嚮不應朱虛耕田之詠
自可已乎茲錄之所爲輯也嗟夫祀蓋從來猥矣公伯

其門路見黜而冉求儼然殿哲聖門乃有聚斂之

虐夫夫聖門所少者非藝也周公才美猶備責之乃歌
雍舞佾旅泰山伐顓臾無王若此何論莽大夫然則聖
門亦賢藉耶其又詰訓一經以上不必生平粹白與否
亦且分碎一變特其過端白著不難按刺非若宗禪者
其似之以釐毫而相越如蒼素誚前者支離汗漫而別
求簡易乃其後曹又以空虛闊畧而繩之當其天際翔
乎豈不廓然謂在莫余若而卒之蕩而罔歸固莫若還
吾考亭之廬之利永貞也夫申韓慘礪歸其獄於黃老
王何浮誕甚之乎桀紂今天下皈依釋氏其麗不億不
爲之距而爲之輔釋氏幾強孔氏幾弱誰生厲階泥穢
招之近者用文事藻繪太平亦重藉藉云藉云無乃爲
國青歟夫罷祀無論改祀有二小之于其鄉大之配饗

帝廷均之報旌。要於其當而已。即周公其前事也。夫
帝廷豈必讓文廟哉。張公名朝瑞。叅知浙藩。敦允而執方。
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是故以其嚴寓之。茲錄云。
萬曆乙未中秋日。後學古鄞余寅撰。

正祀

至聖先師孔子

索隱述贊

孔子之先。胄於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陬
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
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
躅。

從祀

復聖顏子

宋王旦贊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庶幾觀與。用行舍藏。
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

宗聖曾子

明陳鳳梧贊

守約而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
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

述聖子思子

明郭子章贊

閒居請益。垂業克昌。可離非道。闡然日章。發揮中庸。眎
祖有光。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亞聖孟子

宋理宗贊

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
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先賢閔子

損

宋王旦贊

子騫達者閭閻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幾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先賢冉子 耕 宋人贊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袞褒賢生則命蹇歿而道宣

先賢冉子 雍 宋高宗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駢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先賢宰子 子 宋馮拯贊

綽波宰子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先賢端木子 賜 馮拯贊

賜之望曰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知責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榮時禋肆類

先賢冉子 求 宋高宗贊

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才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先賢仲子 由 宋高宗贊

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之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纒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先賢言子 偃 宋趙安仁贊

魯堂登科觀輿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進上公素風逾盛

先賢卜子 商 宋高宗贊

文學之日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
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先賢顏孫子師 宋張齊賢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眾崇德依仁入趨函文退
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以上四配十哲

先賢澹臺子滅明 宋溫仲舒贊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毀
壁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先賢宓子不齊 溫仲舒贊

天生良材為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逸受
敘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懷

子憲 晉孫綽贊

原志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

先賢公冶子長 宋向敏中贊

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
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先賢南宮子適 宋高宗贊

先覺既位簪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羿羿可慙禹
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先賢高子柴 宋晁迥贊

倚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
子知已考古褒崇於斯為美

先賢漆雕子開 宋李宗諤贊

實居 卷二十八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歎子若實覩其奧學優當仕非
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先賢樊子

須

宋楊億贊

學優乃仕齒於家陪我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辯問仁
智旣該建侯追策垂裕方來

先賢司馬子

耕

宋高宗贊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魁將爲亂子乃脫去在汚能潔危
而能慮內省在斯何憂何懼

先賢公西子

赤

宋王嗣宗贊

翊聖賢者往來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
使光榮左右禮法諸侯作程

先賢有子

若

宋高宗贊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恭江漢秋陽
縞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先賢琴子

張

宋高宗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
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先賢申子

振

郭子章贊

木訥近仁剛大配義有欲則柔以義爲利天人分途薰
蕕異器振也非剛或人未識

先賢陳子

亢

宋高宗贊

惟禽之間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
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先賢巫馬子

施

宋趙昌言贊

實居 卷二十八

集九

三

一

實月錄卷二十八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剛克戴星庇
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垂

先賢梁子 鱸 宋高宗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
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

先賢公哲子 哀 宋寇準贊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
昭令名封巒均慶侯社疏榮

先賢商子 瞿 宋晁迥贊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
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暉映

先賢舟子 孺 宋李維贊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
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先賢顏子 辛 宋高宗贊

孰封于蕭實惟子柳夙沃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
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先賢伯子 虔 宋王曾贊

肅肅魯堂僦僦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俱慶成禮
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先賢曹子 邨 宋高宗贊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
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先賢舟子 季 宋高宗贊

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甚敏淵
妙以思升降陸廉尚想英姿

先賢公孫子龍 宋王曾贊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
刑斯覲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先賢漆雕子哆 宋戚綸贊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管為達者今
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先賢秦子商 宋高宗贊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
詰疇克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先賢漆雕子徒八 宋高宗贊

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微爵可靡在徒
名乃垂洋洋之風遠今四馳

先賢顏子高 郭子章贊

顏氏之子矯哉其強為御於衛為僕於匡重圍既解聖
道彌昌歷千百年廟祀煌煌

先賢商子澤 宋高宗贊

邈矣子秀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
涉六籍祀典載之好生正直

先賢壤子駟赤 宋高宗贊

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
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先賢任子不齊 宋高宗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
日竈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先賢石子作蜀 宋高宗贊

在管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
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先賢公子良孺 郭子章贊

子幼高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希跡好古詩書蓄畬仁
義干櫓匡蒲之役展也孔武

先賢公夏子首 郭子章贊

洙水汪濊吸者滿腹子乘參之雅言攸服學以適道弗
離其樸庶幾斯文令終有俶

先賢公子肩定 郭子章贊

及門受業率稱異能子中樂道左準右繩賜墻可政由
堂同升致志景迹外彪中翔

先賢后子處 宋高宗贊

溫之子里入聞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闢域不
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

先賢郭子單 郭子章贊

子家學孔容與不忒思以誠疑行將道翼涉彼玄津馳
於聖域卓哉偉器惟陶斯埴

先賢奚子容葳 宋高宗贊

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
効力弼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先賢罕父子黑 郭子章贊

家語作罕父史記罕字誤

懿彼名胄因官爲姓敬以束行銳然希聖四教不騫六
執惟競庶幾達者有道就正

先賢顏子 祖 郭子章贊

武公崇基魯國益昌追跡好學熙有子襄探曠索隱識
微知彰闕里茂才松檜蒼蒼

先賢榮子 族 宋高宗贊

伯茲雩婁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
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先賢秦子 祖 宋高宗贊

秦有子南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
猶發藥歷並明祀少梁寵爵

先賢左子 人 郢 宋高宗贊 被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稱左子似誤

伯彼臨淄左行稱賢希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
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甸子 井 宋查道贊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覃慶儒
術攸先徹戾疏爵闕里之賢

先賢鄭子 國 宋陳知微贊 古史作鄭邦爲是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
聞不已疏爵胸山式旌遺美

先賢公祖子 句 宋梅勳贊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我章甫非聖勿言惟
道是與千古而下俾戾齊土

先賢原子 元 郭子章贊

先賢子 元 郭子章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不學將落聞道貴
斯人穎異動輒有
造身游啓渚志
契闡奧名誰與偕
洋洋聖道

先賢縣子成縣音玄宋高宗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
雅擅譽魯邦啓祚
鉅野燦矣風猷時
哉用舍出倫離類
後學是假

先賢廉子潔宋高宗贊

兄弟之邦士有廉
庸涵泳素教表揭
儒宗香壇探蹟朱
泗從容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

先賢燕子飯宋陳知微贊

八九之徒具傳大
義賢哉子思道本
無媿鍾靈成鎬浴
德洙泗贈封沂源
皇澤斯被

先賢叔仲子會宋劉錯贊

斯文有宗吾道不
窮執筆迭侍惟賢
比宗少成習貫西
丈順風東巡駐蹕
霈澤儒宮

先賢顏子之僕宋崔遵度贊

洙水悠悠子叔優
優及肩等賜升堂
並由元后時邁禮
成介立旌此達者
爵為列侯

先賢邾子與邾音圭宋高宗贊

彼美邾子先聖是
承墻仞已及堂陛
將升良玉斯琢寒
水必冰錫壤平陸
茂實騫騰

先賢樂子效宋高宗贊

樂氏子聲錫爵昌
平信道之篤見善
乃明引領高節載
惟思誠先賢聿崇
出為時英

先賢公西子與如宋范睢贊

實用編卷二十八
貞集九
正學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入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
敷文澤荐饗侯封永光廟食

先賢狄子 黑 宋姜嶼贊

矯矯子哲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物
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先賢孔子 忠 宋高宗贊

惟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亡所
問殊溫君子歸宓義不掩恩

先賢公西子 藏 宋高宗贊

倚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
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先賢步子 叔乘 宋張象中贊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
夫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先賢施子 之常 宋王隨贊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
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先賢秦子 非 宋王隨贊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珪璋儒
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先賢顏子 曾 宋張象中贊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
營德基俟於濟君子攸宜

以上兩廡先賢六十二位

先儒左子丘明

宋人贊

荷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
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先儒公羊子

高

晁迥贊

高也解經辯惑咸服學古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衆
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載郁

先儒穀梁子

赤

宋李宗諤贊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
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先儒伏子

勝

宋楊億贊

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
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先儒高堂子

生

宋周起贊

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
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

先儒孔子

安國

宋錢惟演贊

顯顯臨淮惟聖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並繪像廟庭聿
彰善繼東巡受封是為褒異

先儒毛子

萇

宋王曾贊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永
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先儒董子

仲舒

郭子章贊

羸秦灰燼炎精始然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
都遂遷一代醇儒並濟其賢

先儒后子蒼 郭子章贊

東海通儒孟氏高弟淹串古文獨詮其秘三家傳業曲
臺揚厲禮教珍崇衰狀博士

先儒杜子子春 郭子章贊

河間獻書周官殺青緱氏受之埒於六經學窮姬制譽
藹漢廷九十尚存雁行伏生

先儒王子通 郭子章贊

稟靈博達潛心典墳策上太平教洽河汾憂塵皇綱羽
翼斯文房魏繩之有光龍門

先儒韓子愈 郭子章贊

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騫揚馬併包莊屈富澤孔周能
排老佛因文見道斗山蔚蔚

先儒胡子瑗 范文正公贊

天地儲精山川毓秀孔孟衣鉢蘇湖領袖道學正傳體
用善誘雅飭化風澤流於後

先儒周子敦頤 朱文公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艸交翠

先儒程子顥 朱文公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
風甘雨龍德中正厥施斯普

先儒歐陽子脩 郭子章贊

晝莜受學芟浮崇雅道契孟韓文追班馬勿黨有辯史
筆豈假龍圖元老今並長者

先儒邵子 雍 朱文公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並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間中今古醉裏乾坤

先儒張子 載 朱文公贊

蚤脫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儒司馬子 光 朱文公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夜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先儒程子 頤 朱文公贊

規員矩方準直繩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此 楊子 郭子章贊

英資夷曠雅志跼踔坐春且酣立雪彌慙憂國許謨繕性實學吾道南矣龜山嶽嶽

先儒胡子 安國 郭子章贊

道傳伊洛志奮春秋綱常羽翼名利蜂蟬左氏同源公穀共流並列學宮多士薪禎

先儒朱子 熹 吳州廬贊

禮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儒張子 栻 郭子章贊

稟靈自天式穀於父學嚴義利才包文武任道匡世摠忠酬主玉壘錦江共公不朽

先儒陸子 九淵 宋包揚贊

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入本心全
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先儒呂子 祖謙 郭子章贊

敏才獻質博學宏詞秘獵千古和營四時朱張則友關
洛我師中原文獻東浙蔡著

先儒蔡子 沈 郭子章贊

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洪範術數洛誥著篇探蹟索隱發
微鈞玄帝典王謨匪公誰詮

先儒真子 德秀 郭子章贊

玉立長身鍾呂大器脫麟詞翰沈潜仁義黨錮既開善
彙復熾斯文正宗千秋赤志

許子 衡 明宋廉贊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
聞行知若親樞衣寒泉之麋張皇幽眇釐析毫絲如臯
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閩域遂
升堂基橫經曹監衿佩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
偏岐挽其九衢德成才達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泰
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
百世之師

先儒薛子 瑄 楊廉贊

本朝理學寔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翁惟得其傳欲
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為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
有錄無理不窮太露天機豁我顛蒙

先儒王子守仁 郭子章贊

雙屈龍場獄究性術一脉良知千載先覺武戡滷戍學
熾虔古傳習有訓斯文殷率

先儒陳子獻章 楊廉贊

有評象山吾嘗竊識儒以為禪佛謂無是公學所期自
得為至箋經著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
語錄無所隱秘堯夫法門懷卷道並

先儒胡子居仁 郭子章贊

翼翼叔心絕俗高蹈學則為已治則王道必之洋洋從
吾所好青青子衿是則是效

以上先儒二十三位

瑞按異並者既以並代先後為序同時者當以時之先

唐一貫疏 黃仲昭 一貫疏 吳與弼 田大年沈 鄉守並

年趙錦沈 王良 田大年張位沈 羅欽順 張位趙錦李

一貫疏 蕭景順張 呂楠 李棣趙錦周子義王士 疏

洪先 位舒化疏 以上本朝十二人

張朝瑞曰夫道廣矣大矣而其介未始不嚴故與知愚
夫愚婦而力窮奧渺者恒詘焉則以愚之安於道而賢
智之務橫溢也邃古以來本無可傳而強名曰道舜之
言中孔之言一假之言庸軒之言善言輒不同而所契
若符言不足盡道而道無俟言傳也吾有言並且泥吾
言而執之吾無言並又億吾言而失之人各一心而異
同立士各一學而岐路分矣彼告生朱翟皆湛思有得
孟切切然辯之甚之於洪水猛獸似涉鍛鍊之過然以
至廣大之道而不嚴其介則人將惟性所便惟意所好

鼓標樹的耳目煖亂而舉也風靡矣孔庭諸子代有損益推之惟恐不尊刺之惟恐不去即今所祧下固曩管馨香登薦者也論不定而道定道不定而傳定故一時之祀卒無以奪後也之議無怪乎沫泗而下寥寥晨星也祀而議者古惟子靜今則伯安彼皆命也曠出有功斯道即離合於宗而未始出吾宗夫道之大無所不攝當朱之世不能廢陸陸之後又寧獨無王然以彼之見地樹立猶久而後議議而後祀祀矣而衆難焚焚令瑕而終不相掩則非論者之不廣而吾道之果嚴也達觀固當自得之

朱子節要題辭

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相與讀周子程子

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因共掇其要為一編分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友人高雲從讀而珍之以為四先生之後能繼其道發明而光大之者無如朱子亦取朱子全書掇其要為一編分十四卷悉準近思錄之例不敢擬於近思錄也題之曰節要間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為之喟然太息也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予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也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也好奇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於是乎從而為之辭吾以為平彼以為凡為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襲惜其傷於卑

耳。吾以為方。彼以為矯。為亢。若曰。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高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並之言。朱子者。鮮矣。乃雲從之。於朱子。慊慊如是。且謂學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超然獨立。不受變於流俗。夫孰得而幾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邈矣。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知方之至也。朱子學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顏孟猶有慊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為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血脉誠真。隨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倘其不然。即有

殊能絕識。超朱子而王。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

以是求之。斯得之矣。萬曆壬寅六月。穀旦。梁溪顧憲成謹題。

正學疏

禮部尚書馮琦奏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事。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訓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益即古人罷

絀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真此所謂

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
織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
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宋程惟南
華西竺之語是宗是執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教為
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恣論為神奇以蕩棄行檢
掃滅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
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通於禪教嗟乎聖
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之口氣傳聖人之神
耳聖人之言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
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並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
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宗異教之

殘膏譬如以中華之旨雜魁結之語語道既為踳駁論
文又不成章並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言者交列
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
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
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雋則鑒裁不一也同
是違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
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
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
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
說去年亦奉有

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某處燒燬一書等經書於弁髦得
詔書而掛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

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

行文以遵宋儒傳註為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為

主。其有決裂聖賢違背。王制援儒入墨。推四聖附儒。一

切坊間新說曲議。責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

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

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

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的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

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

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處。兩

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王制為準。違

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

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

各解卷到部。專委司官評隲。送科復閱。各以虛心平心

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易處。致有後

言。事關考試官提調官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

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

容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伏乞。天語叮嚀。

勅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士習。歸正文體。不歸

雅。則臣等。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

焉。自。道升降之機。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為徵。查之

治也。高明之士。盡以才識用之。修改立事。主於為國。其

議論必典實平雅。而天下靡然從之。及其參也。盡以才

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

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在聖學，必不明並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深與國家無益。何況饒咳唾之餘，以傳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判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外，自分為兩岐。又其後則收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而顯於吾道之外。非至聖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頽波於砥柱，悠悠並道，臣等未知所也也。伏惟

聖明留意

萬曆三十一年 月日奉

文正

